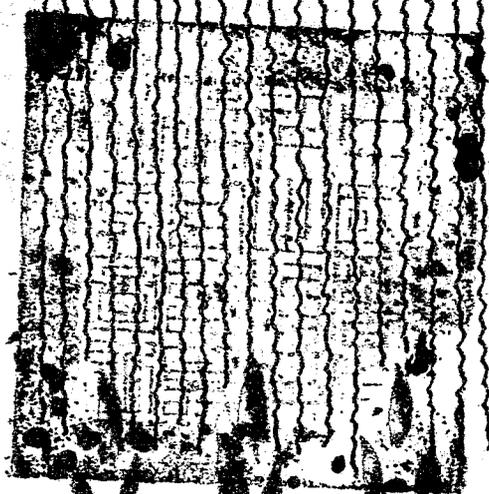


新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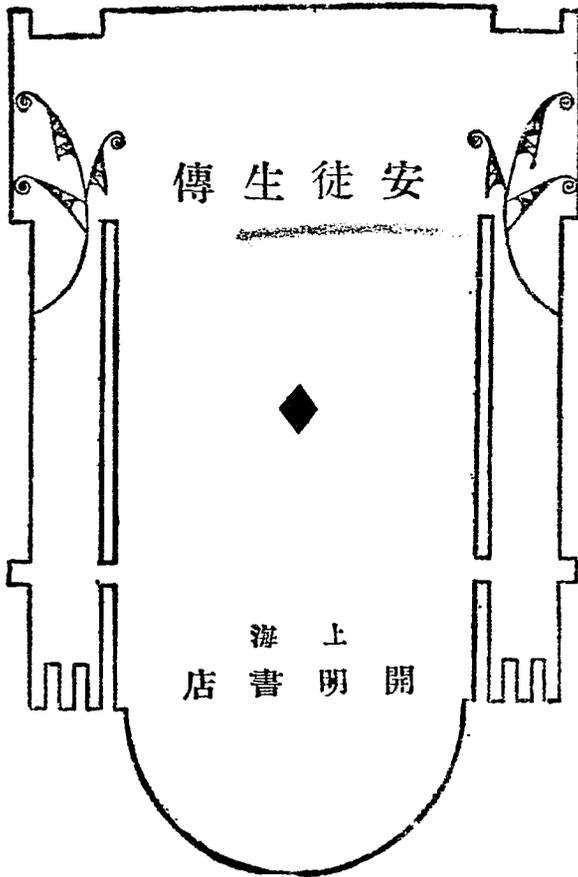


安徒生像

MG

k835.345.6

1/2



3 2174 0443 7

編者的話

寫了這樣一部亂七八糟的東西，還要在讀者前搔首弄姿，自己也覺得是一種醜態。所以我在這裏並不想說什麼自誇的話，只是要感謝幾位幫助我編成此書的朋友。

第一是張友松先生，他允許我把他所譯的安徒生童話的來源和系統轉載在本書的後面，作爲一個附錄，使讀者能夠更深地了解了安徒生的童話，以完成本書的應負的責任。第二是趙景深先

生，他供給我許多重要的材料，本書第九十兩章，差不多全是根據他所譯的勃蘭特的安徒生論而成的。

此外謝六逸先生答應我把此書收入他的世界文學叢書，徐調孚先生代我擘劃本書的編例，我也該謝謝他們。

一七，七，二十一，願均正。

目次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二章	幼年時代	九
第三章	奮鬥時代	二一
第四章	成名時代	三九
第五章	老年時代及其死	五六
第六章	獨身生活	六九

第七章	品性	八八
第八章	童話的風格	九九
第九章	童話的藝術	一〇八
第十章	改編童話的實例	一二〇

附 錄

安徒生童話的來源和系統	一三五
安徒生的年譜	一八八

安徒生傳

第一章 引言

安徒生是一個創作文學童話的元勳，這是誰也知道的，凡是全世界文明各國的老年，少年，兒童，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童話，沒有不喜歡他的童話。他在文學上的位置，我們雖不敢誇說，竟能勝過荷馬，莎士比亞……，然而他的作品（此處單就童話而言）的流布的勢力，却要比荷馬，莎士比亞大幾百倍。他的童話，差不多每一種文字都有選譯本。譯成英文的不下幾十種，

至於本子，則竟有數十百種之多。就是遲鈍到像中國的譯述界，也已有好許多的人在介紹他了。

安徒生不僅僅是一個童話作家，他也曾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戲曲，雖則這些還比不上他的童話這樣傳誦於全世界的小孩子的口中，然而其中也有相當的成功，不可磨滅。至於他的童話，則真如周作人先生所謂「美妙天成，殆臻神品，」他用小孩子的目光，詩人的文筆，描寫出自然界的潛在的生命，其純樸，其「幽默」，允當「童話之王」而無愧。我們讀了他的作品，如

看一張活動的圖畫，使我們如置身其間，而欣賞着一切爲一般人所見不到的自然的美麗；又如聆聽他夜鶯的音樂，「使你快樂，

又使你深思；給你以快樂者的歌，又給你以被侮辱者的歌。」

安徒生在幼年時代最缺乏的是一種壯氣，——更不消說什麼英雄氣概了，——他便一直到老，始終還是脫不了這一點特性。

假設他在理智方面達到了成熟的地步，那恐怕他一定得不到他所得到的成功，而我們也就沒有得讀他這些作品的幸福了。因為他的特點就在乎肯把心靈裏樸實的熱情——普通是緘默不言的——

痛痛快快的寫了出來，這是文學裏面旁的地方所找不出來的。我們都可以約莫記得一點，孩時由窗戶裏往外看，世界是個什麼樣子；但是從來沒有一部書，能將這個特殊的世界，像安徒生的童話這樣的托出一張生動而確切的寫照來。一切事物的錯亂歪曲的

配合（就如一種景物在結晶體上的反影一樣，）都不走絲毫的描繪了出來。兒童時代那些無奇不有的人格化的幻想，還找得到一個更好的表現的所在嗎？那具有魔術性的神仙境界的光輝，像一個肥皂泡似的，被『理智的指頭』一碰就破的，還能找到個什麼地方留戀，比在鎖眼阿來（Ole Luköie 英譯名 The Sandman）和小女人魚或冰女郎（The Ice-maiden）這幾篇裏面更顯得美麗醉人的呢？那裏面說到草，花，光彩和孩子們可愛的面龐，都含有一種青春之氣和一種形容不出的滿合朝露的活潑神態。差不多沒有不是非常活潑新鮮——不可思議的活潑新鮮的。你就聽聽一

莢裏的五顆豆 (Five in a Pea-pod) 裏面的一段話，嘗嘗這種滋味

罷：

『從前有一個豆莢，裏面有五顆豆。豆都是綠的，豆莢也是綠的；所以他們就以爲全世界都是綠的。實在也正該是這樣呢。豆莢長大，豆也長大；牠們大家一齊坐作一排，各自隨環境而安。』

引

現在再從小都克 (Little Tuk) 裏引出下面這一段話來：

言

『不錯，那就是小都克。他的名字并不是真叫小都克，不過他說話說不大清楚的時候，總是叫他自己作都克罷了。這兩個字本來是查萊 (Charley) 轉音出來的；不過只要人家懂得，就是這兩個字也很好了。』

(5)

再看鎖眼阿來裏面赫爾馬的夢中這一段無比的笑話：

「赫爾馬放課本的書桌抽屜裏發出一陣可怕的哭聲。鎖眼阿來說，「這是怎麼會事？」於是他便走到桌前，將抽屜打開了。

原來是一塊石板因爲上面的算題裏面有一個碼子錯了，以致拘攣起來，簡直就要破碎了。石筆掉在繩端，只是掙扎跳躍，就好像一個小狗似的，想要幫助那個算題。但是他不能如願。這時候赫爾馬的字帖裏也有一陣很大的哭聲；聽了真是令人害怕。每頁上面大的字母排成一行，一個一個的順次往下的挨着，每個旁邊都有一個小號的字母。這就是帖上原有的字樣。接着這些字後面有許多旁的字，他們自己覺得正和其餘的字是一般的模樣，還便是

赫爾馬所習的字了。不過這些字落在紙上畫的一行一行的鉛筆格子，就好像飛跑的木頭球似的，都直往一頭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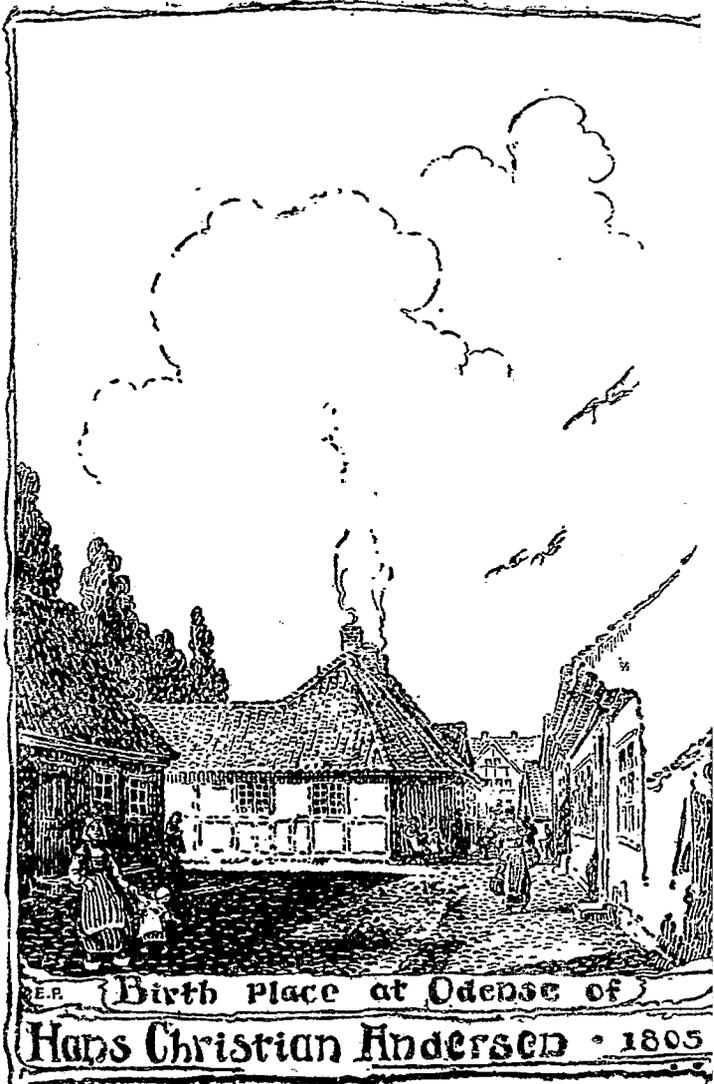
引

「喂，你們應該要這樣子站穩才行」字樣說，「要使勁往這邊偏過來。」「啊，我們也很想是這樣作，」赫爾馬寫的字回答說，「但是我們作不到，我們實在太軟弱了。」「那末你們一定要喫點藥才行，」鎖眼阿來說。「啊，不，不，」他們大聲的喊，「馬上一齊站了起來，非常的整齊，叫人家看着才真有趣哩。」

(7)

我們看了這些話，登時便覺得裏面恰恰表現出一個小學生不安的夢魂中那種情緒和有趣的奇想。這段話妙在具有夢境中違反邏輯的那種好笑的荒謬情節。我們讀了，便感覺到作者寫這些話

的時候，含着多麼幽美的意味；也可知作者自己玩賞着這些話，含着多麼濃厚的穉氣。這段話對於讀者魔力之大，也就是因爲這點。沒有一行裏面看不出這位老孩子，長大了還在玩弄他的傀儡戲，他之沉醉於這種故事，正和他的聽衆裏面任何人一樣。他簡直是完全置身於這種玩意裏面，非常專心，非常自然，此安徒生之所以被稱爲「兒童詩人」，「永久的孩子」。和「童話之王」了。



Birth place at Odense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1805

第二章 幼年時代

漢斯·克立斯坦·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於一八〇五年四月二日，生於丹麥佛南島 (Funen Island) 的奧頓瑟 (Odense) 地方。安徒生的父親是一個窮苦的鞋匠，生漢斯時祇十二歲，祖上本來是做農夫的，不幸到了他——安徒生的父親——的手裏，家中遭了一次火災，把房子燒毀了，於是他才不得已習了一點手藝過活，然而這種事業，決不是出於他的心願。他爲人

富感情，好幻想；他雖則不會受過完全的教育，却很愛好文藝，他常常在日間很勤苦地工作，而到了夜間，則用心地閱看書籍；他最喜歡的書籍，便是霍爾伯（Holberg）的喜劇和天方夜譚。

安徒生傳

他又酷愛自然，有了暇時，便攜了他的兒子漫步於奧頓瑟附近的田野，他們一同欣賞着那高大的幽靜的掬樹林和芳芬的野花。灣曲的流水，以及清沁的微風，爛縵的雲霞。安徒生的母親是一位很和善的婦人，雖則她不富有知識。當安徒生生活的時候，這位婦人的真確的性情還無人知道，直到安徒生死後，有人尋得了她給她兒子的書信，才知道她是聰敏，穎悟和果決，確配做一個偉人的母親！

他們所住的房子是非常低矮，同時作爲全家的廚房，客室，工作室和寢室。他們的家境雖甚清苦，然而他們粗陋的牆壁上却滿懸着美麗的圖畫，點綴着馥郁的鮮花；窗檻上放着幾盆沁涼的薄荷，瀾散出一種很有刺激的香味；一個書架上列着各種的書籍，他們可以從這里讀到一切奇異的故事，安徒生薰陶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於他後來的著作生活上獲益不少。

安徒生的容貌生得很醜陋，身體長大而瘦弱，頭髮捲曲，語音尖銳，這使他的同伴常加以殘酷的嘲笑，幸虧他還能委曲地忍受着。但是外界的情況是他所不能控制的，所以他很容易受驚嚇和傷害。當他在五歲的時候，有一天，他的父親和母親，同他到

奧頓瑟的感化院裏去和一個獄吏宴會，其時有二個犯人在桌傍邊侍候。小漢斯見了，便就此喫不下東西；他的心裏，充滿了盜賊和危險的故事。後來便只好先到牀上去睡覺。他說，他離開了這兩個犯人之後，就不再恐懼了。當他上學校去時，他和母親約定，假使學校裏先生要責打他，他就不願意再住在那邊，有一天他的教師責罰了他，他就跑回家中，要求母親送他轉入別的學校裏去了。

安徒生童年的環境是非常可憐的，他既沒有游玩的伴侶，也沒有人來十分注意他。他除了獨自在樹林中遊逛，自己唱唱歌和編製些花圈而外，他最大的娛樂，便是去替木偶做衣服，這實

在是小孩子中最奇特的一種娛樂。有時候，他肅靜地久久坐在一個用箆帚柄和他母親的圍裙所張成的帳幕之中，幻想開去，或則玩弄他瘋狂的祖父所雕的那些奇怪的木玩具，——如獸首的人和
有翼的獸類等等。在晚間，他滿意地傾聽他父親朗誦劇曲，或則
玩着他的木偶以自娛。在另外的孩子，他們總不能滿足這樣的
消遣，他們不了解安徒生的特異的和善感的天性，以為他有些懦
夫氣，而常冷淡地不去睬他。

(18)

別的孩子雖不肯和他同玩，而他自己也不願意和別人玩，他
對於這孤獨的生活，並不覺得寂寞，因為他現在開始替自己造出
一個世界來，而住在那個理想的境域中了，其中有手杖和器具同

他講話，老巫和美麗的公主在各處和他會晤；其中有啄木鳥翻着筋斗娛樂他，金絲雀向他唱着悅耳的詩歌。並且當這個奇特的孩子要想旅行的時候，不是有鎖眼阿來來引導他嗎？他何曾覺得冷淡與寂寞，他的生活簡直比不論那一個孩子都要充實和美麗呢！

安徒生雖則不常和別的孩子作伴，但他很喜歡到他住屋附近的瘋人病院的紡織間裏去閒談。因為他的祖母，就在那里供職。他在那里很熱望地聽那些老嫗講述巫婆，小魔和可怕的妖精等奇異的故事。他的著名的童話火絨盒和旅伴等，便是在這里聽得，而在後用了他自己的動人的筆墨重編的。

後來，他的父親因為不願意再繼續他厭煩的職業，就投身入

拿破崙的軍隊裏去從軍，希望將來或可建立些勳業；不料戰事一瞬即止，他快快地回家，又帶了一身病症，不上幾個月，就在家裏死了（一八一六）。這時候安徒生才十一歲，家裏的經濟愈見窘迫，他所得唯一的遺產，便祇是幾個木偶和一種異奇的幻想罷了。現在他的母親便不得不擔任這生產的責任了，她常常去替人浣洗，得些工資來度日。小漢斯則留在家裏玄想，玩木偶和作劇本來開演。他在此時編了他第一篇劇本——一齣可怕的悲劇，其中全體角色都是慘死的，——這劇在這年幼的作者和他寵愛的母親看來，也是一大成功。自此之後，這種希望成爲一個戲劇作家的心理，安徒生終身沒有捨去。他又喜歡讀書，當他得着了一

冊莎士比亞戲曲的丹麥譯本時，他真喜得要發狂了。

他的母親，很知道她兒子的天才，所以她很願意讓他久度着這樣的一種生活；但是她以為最好他還能夠自己謀生。因為當他替木傀儡做小衣服的時候，會顯示出他的精練的縫紉手段，所以他母親決意送他到縫衣廠裏去學裁縫。他在工廠裏，別的孩子都願意代替他操作，而安徒生則講些故事給他們聽。他又具有一種美麗的聲調，時常歌唱，他的同伴也很樂於傾聽他。他就是這樣地過了一時如夢的生活。但是不幸的事件，立刻就發生了。有人說他像一個女孩子，他們都和他調笑，不久之後，這個柔弱的小孩就因受不慣這種戲謔和惡作劇，哭回到他母親那里來，他母親

因不願她兒子的受侮，就叫他自行告退，於是他又回家來度他的閑逸生活了。

幼 年 時 代

此後，他母親再嫁，他的後父因為不能夠供給他讀書，所以仍舊讓他在家裏任情作爲。他自己很歡悅地手創了一個小小的傀儡戲院。其中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傀儡，大都由他親手製備衣服，並且自己編出許多劇本來開演。同時他交了一個戲院裏分傳單的人，那人常常送給他演劇的傳單，並且帶他到真的戲院裏去飾小角色。他從這許多傳單和人物表上，就構成了他自己的故事，這可說是他創作童話的原始。

(17)

他的年紀漸漸大起來，漸漸留心到他將來的生活了。因為他

會得唱歌，所以他希望能夠做一個伶人，並且竟想去模仿莎士比亞。雖則他說他當時『難能準確地拼出一個簡單的字』。一千八百十八年，丹麥都城哥本哈根的皇家大戲院有一班劇員到奧頓瑟來旅行，安徒生見了非常景仰，他要獻身於舞臺的決心，便愈爲強固了。

安徒生傳

一千八百十九年九月，他在奧頓瑟的聖克納特教堂 (Church of St. Knud) 裏行了堅信禮之後，便欣然出發到哥本哈根去謀生了，他袋裏所帶的錢還不到兩個金鎊。『一個人必須先經過一番困苦之後，』他臨去時向他的母親解釋道，『才可以享受盛名，』但是他的母親終究還不肯輕信她兒子的意見，而使他貿貿然冒險

到外邊去。她審慎地請了醫院裏的一位會算命的婦人來替他推算。那老婦人用了紙牌和咖啡渣滓來細細推算之後，便判斷說，這個孩子將來必大有成就，他的故鄉必定有一日因了他的尊榮而被煊赫起來。很僥倖，這個預言後來果然應驗了，在許多年之後，奧頓瑟鎮的人真的大歡迎這位一向被視為半瘋狂的孩子的名人。

第三章 奮鬥時代

一個十四的歲童子，獨自跑出故鄉，到這廣大無邊的世界上去謀事，本來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所以小漢斯的不能立刻得到成功，實在是意中之事。他到了哥本哈根之後，立刻就經驗到他的艱困生活了，他所希望做的事，差不多沒有一件成功。

他第一次跑到皇家大戲院裏去找一個著名的女跳舞家斯該爾 (Schall)，並且還帶着一封介紹信，要求她替他在那里設法學跳

舞。但是那個女跳舞家一見了他那副奇怪的相貌——他的面龐生得非常醜陋，他的長而瘦弱的四肢，穿着他父親傳下來的最好的衣服，很不合身，並且，他的帽子比頭特別大，罩下來把他的兩隻耳朵都遮住。他的高牆鞋，他生平所穿的第一雙鞋子，不伸在褲管裏面，却套在褲管之外，因為他要個個人都注意他。——自然要說，『去吧；你一定是瘋了！』於是他想去學木匠，他到當地的一個木匠那里去當學徒，但是立刻因為別人待他太粗暴，而逃了出來。

不久，他所帶的金錢差不多已統統用盡了，他絕望地跑到皇

的家裏去求助。

那時候薛波尼家裏剛在宴客，他的客人都是和他相類的名人

——如著作家惠斯 (Christoph Weyse)，詩人柏該森 (Baggesen)

安徒生傳 及其他幾個喜歡藝術的人。當他們才坐定身，忽然女管家極興奮地跑進來。她剛剛聽見了一件最奇特的故事，她把這件故事告訴全席的人——她不得不告訴全席的人，因為薛波尼是一個意大利人，他對於丹麥語不十分了解。她說給客人（都是丹麥人）聽，然後由客人再對他們的主人說。

她說，外面有一個少年，實在祇是一個童子，他要唱歌給主人聽。他是很奇特的！他從他的故鄉奧頓瑟跋涉到此，想在哥本

哈根找些機緣，他在此地沒有什麼朋友，現在他帶來的錢已經用盡了。他曾告訴她全部的歷史，這可憐的孩子。他的父親已經去世了。他曾在奧頓瑟戲院裏飾過一些不重要的角色，並且也會在唱歌班裏唱過歌；薛波尼的名字，是他在戲院裏知道的，他斷定只要薛波尼試驗了他的聲音，一切都就行了。他說，他要在哥本哈根謀點事來幹。他又在一個木匠那里當過學徒，可是別的學徒待他很粗暴，所以他不能再在那里住下去了。他知道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機會而已。此外，他曾自己編過戲劇，並且他還能夠扮演，他知道他能夠……

說到這里，女管家要他們親自去看這個奇特的孩子，他的名

字便是漢斯·克立斯坦·安徒生。這時那些客人都很感動，又因宴席已經終了，於是她便領導他們到外邊來。

他們都注視着這位闖入者，當他天真而懇求地站在他們的面前。薛波尼便引他到內室，衆人都默默地看着他。

安徒生傳

他的聲音是和藹而至誠。他從霍爾伯的戲曲裏很興奮地朗誦了幾段劇本，又背了幾首詩。這些詩都很幽鬱。因了詩句本身的热情和他自己的愁感，使這十四歲的孩子，最後竟會流下淚來。

這一羣人都安慰地讚揚他。『我敢斷定這個小孩將來必有些造就，』柏該森說。『是的』惠斯覺得這句話說得很不錯，他自己也是一個窮小孩出身，『但是我們總得想個法兒來幫助他。』

薛波尼說，他總能夠替他設法。

當安徒生這天將離去的時候，他的心裏真是萬分高興；女管家摩挲着他的小臉兒說，「我聽得惠斯教授說，他已集了五十塊金洋給你，他將要做你的朋友了，你不要害怕！」

事情就是這樣的下去了，安徒生寄住在薛波尼家裏學唱歌。

但是他對於這一件意外的遭遇，到也並不以為奇怪。這正是他所相信的奇蹟。「我以為奇異，」他說，「常常會變成真實。」他這時候寫信給他的熱望的母親說，他在京城裏很順利。不過，雖則有許多的名人多肯替他幫忙，而他的前程却依舊很迂曲。六個月之後，他最有希望的嗓子忽然像一切的小孩一樣地變了聲，於

是他覺得他的事業又無望了。薛波尼勸他回家去學一種商業，但他自己却不以為然。他不是已經告訴他的母親說，他已跑到幸運的路上麼？他的母親，難保不會在他的朋友中散佈了這個消息呢！他寧可在外邊捱餓，而不願赧赧然回去見他故鄉的人。然而他終究還不至於捱餓，幾個和善的人，供給他小小的一筆錢，使他的精神和肉體都不至十分受苦。

現在這可憐的小漢斯租了一間幽暗而卑劣的寓所，房間裏既沒有窗，也沒有通氣的空洞。他在暇時，便充當這潑悍的女房東的差遣的小厮。但是他依舊保留着他的童心，當他正在幻想到他的著作生涯的時候，他還在嬉玩他的小戲臺，他仍舊設法去替傀

備做衣服，跑到布店裏去討樣布，絲帶，絲線之類。那時候他的前途又有點轉機了，因為他已在一家戲院裏找到了小事務，扮演極不重要的配角。但是他的經濟却依舊很窘迫，他就遷了一處地方，常常躲在公園裏喫麵包皮，而他的女房東，却還以為他和了友人在外邊聚餐呢。此時他已稍微學了點德文，而從一個公共圖書館裏借幾本書來看；在夜間，當他禱告的時候，他每每要問，「我還可以比較舒服一些麼？」這也可見我們這位作家在這時候的厄運了。

但是，在這種困苦的日子，這個半餓的，夢想的孩子，開始著作戲曲和詩歌了。戲院裏的人，全然不能了解他的作品。他的

作品裏很有顯赫的和美麗的思想，但是他劇本之所以不能成功，却由於他的少受了教育；並且有幾篇是不自覺地抄襲奧倫雪拉格 (Oehlenschläger) 和茵格曼 (Ingemann) 的。

很僥倖，這時候有一位睿明的同情的柯林 (Jonas Collin)，

——皇家大戲院的總理——看見這個孩子有這種非常的志氣，覺得不是瘋狂便是天才，於是就哀憐了他而把他的行爲去告訴國王弗累特立克第六 (King Frederick VI)，國王聽了，很驚訝他的天才，便給了他一小筆費用，送他到斯萊格爾斯 (Slagelse) 的初等學校 (Grammar School) 裏去免費讀書，其地約離哥本哈根十二又四分之一丹麥里。在他出發到學校之前，已出版了他最初

的創作「在柏爾納托克墓裏的魔鬼」(The Ghost at Palmtoke's Grave, 1822)一書。

安徒生雖具童心，但他這時候究竟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了，叫他在學校裏天天與那些鬚齡的稚子爲伍，在這善感的安徒生已經很感得非常的苦痛了，但是尤其使他難堪的便是常受這位校長梅斯林(Simon Meisling)的譏嘲。在梅斯林，或者有些地方是懷着好意，然而他總是不自覺地去妨害這可憐的小漢斯。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梅斯林調任到埃爾辛奴(Elsinore)的一個學校裏去，安徒生也同去了。他在埃爾辛奴，和梅斯林又同住了一時，但是他們師生間的感情，始終不能融洽。梅斯林聽見安

徒生會寫了幾首韻文，便帶着嘲笑地向他望着，叫他去把詩拿出來。他說，假使安徒生真能顯示一首確有詩意的詩，他就情願免他一切的過失。於是安徒生便給他一首詩，叫做「頻死的孩子」(The Dying Child)。但這愚蠢的教師看了，非但不加讚美，反而盛怒地說牠是最卑陋的廢物。殊不知這一首詩實是安徒生初時所寫的最有名的詩，其中很帶海涅(Heine)這樣的風格，當牠在哥本哈根有名的雜誌飛行郵報(Flying Post)上發表時，曾博得不少人的稱頌。可憐的安徒生受了這次的打擊，他柔弱的心差不多要破裂了。後來，幸虧他的和善的朋友柯林，因不忍他身體的受挫，就叫他回哥本哈根來。但是他愚笨的教師，却因此發怒起來

說，『你將總不會再做學生了！你的詩將要朽腐在書店的地板上，你將要臨到你避難生活的末日了！』

然而安徒生並不會被他料着，在他回哥本哈根的下一年，就由神學家繆拉 (Ludwig Christian Muller) 的介紹，進了哥本哈根的大學校。柯林還是繼續着幫助他，隨時給他許多指導和行爲上的援助；他的家在不列格得 (Bredgade)，家人都好客，所以就成了安徒生的第二家庭。安徒生在那里開始接近許多受過教育的上等人，和他們處於平等的地位；他那種對自己的謬見，也就因爲有了這些誠懇的伴侶，多少改變了一點；再加上他們適當的譏諷和善意的批評，更給了他一種得力的調劑。他於是決意放棄他

代 時 門 書

(81)

在大學中專門研究的學科，專心從事於文學。

倘使有人向這位可愛的詩人說，他是屬於浪漫派的，那一定要使他非常的吃驚。在文學界裏被人家劃分派別，和許多毫不相干，而且絲毫不為我們所仰慕的人們歸在一起，在他一定是認為一種討厭的事情。若說他的靈覺有許多是得自德國的浪漫派，

安徒生傳

——顯著的如海涅 (Heine) 和霍夫曼 (Hoffmann) ——也許他會

承認；但是你若說他怎樣的得了人家的便宜，他便覺得你太對他不住了。在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他刊布他的頭一部重要作品從霍爾

曼運河到阿梅格東端徒步旅行記 (A Pedestrian Tour From Holmen Canal to the Eastern Extrimity of Amager)，在這書裏

面，他一時戴上海涅那副寂寞寡歡的面具，一時戴上霍夫曼那副怪癖的面具，兩樣都不合于他那溫和的，平民的丹麥人的面貌。然而這部書在當日終究還是一種成功的作品；就像海伯爾格（L. Heiberg）這位批評界的大王也稱牠爲一部價值不小的著作。牠現在使我們驚奇的，就是裏面具有一般青年人常用來遮飾幼稚的心田的那種伶俐的摹擬本能。因爲他是富於感情，而且怕將他的本來面目顯露出來，所以才取這種巧。他若不用這種辦法，便只有用那感傷的辦法了。在此書出版，兩月後，他又發表一篇談諧的歌劇尼古拉塔上的戀愛故事（Love on the Nicholas Tower）是爲譏諷一般俠義戲劇而作，他用同樣的作法寫成，而且得到了

同樣的成功，曾經在五家戲院裏排演。就在這年的聖誕節後，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也很受人歡迎。一千八百三十年，安徒生開始他首次的游行，但只在佛南島與會蘭得之間。這時候他碰到了失戀的事情，這使他漸漸信從愷尼克主義 (Cynicism 愷尼克學派以蔑視快樂，克己制慾，從事遊浪爲旨)，這種信仰他終身沒有回復過來。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他在文壇上初次遇到一種挫折。他的第二詩集幻想和筆記 (Phantasies and Sketches)，被亨利·赫爾茲在他的從死人那里來的信札 (Letters from the Dead) 裏面不留餘地的譏評了一番。他對於安徒生沒有一定體裁和違反文法的構造這兩點，大加惡意的指摘。因爲那時候在別人

看來，安徒生還是一隻醜小鴨。這個人不會依尋常的方法而受教育，有什麼權力來進入這文學的聖地呢？他們常常地這樣問。他遭了這番打擊，狼狽到了極點。他簡直是失望了。就像一個年大的孩子似的，向四處亂竄，想得到人家的同情，再一看得不到同情，便哭將起來了。

『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他在我一生的童話裏說，『我只好讓那些又大又重的浪在我身上滾過；誰都認爲我一定要完全被沖刷了去。我深深地覺到尖刀的創傷；我看見自己業已爲別人所捨棄，幾乎流於消極，而不再往前努力了。』

安徒生感受人家的批評，神經非常的敏銳，因此總是不斷的

感覺痛苦；他在許多地方表示出這一點，上面這件事也是一個例子。他的心就像一條赤裸着的神經，有時因愉快而顫動，有時因激痛而收縮。他是最不喜歡找自己的毛病的，所以他總覺得他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帶有神秘性的東西，以爲他所寫的書的命運，上帝應該負責任，——他的著作不消說是上帝每章都要過目的。他曾經很鄭重其事的給他的朋友寫信說，『若是上帝留意其餘的各章，像他留意前面幾章一樣，那你一定是喜歡這部書的。』在他看來，他的最好和最壞的作品之間，並沒有什麼分別。因爲好壞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覺得挑他的錯的，除了私人的怨恨和嫉妬之外找不出旁的動機。他爲了要暫避這種冷酷的譏評起見，就

在這一年作初次的國外旅行，並且借此以得到些文學的靈感。綜他的一生，旅行常常給他以激奮和轉意的機會，戈斯 (Edmund Gosse) 說：『安徒生的天性極好旅行，凡他足跡所到，總要與當地的有名的文人相結識。他這一種私人的習慣，自然使他的天才給丹麥國境外的人聞名得更快了。……大家都知道安徒生曾在蓋特雪耳 (Gadshill) 會見迭更斯；距此兩年前，他又在柏林遇見惠格納 (Wagner)，差不多全歐每個有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都被他訪候過一二次。』他自己也說：『我情願飛開去，到這些尊貴的鳥兒們那里！他們也許要處死我，因為我生得這樣醜陋而敢去親近他們。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被他們所處死，比之被鴨所

追，鷄所咬，管理禽場的女郎所逐，以及在冬天捱餓，要好得多了！』（見醜小鴨）

他這一次旅行是到德國去，他回來後就刊布他第一篇有價值之作影畫 (Shadow Pictures)，其中確有幾頁很可驚羨的描寫。

徒 安 生 傳
 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又出現了他的丹麥詩人雜評 (Vignettes of Danish Poets) 和一冊新詩集叫做一年的十二個月 (The Twelve Months of the Year)。他說，在他的雜評裏，他只說了丹麥詩人的長處，這誠然是實在的情形；但是正因為這點，他的那部書便發生了一個大缺憾，就是沒有一種高深的學者態度了。

第四章 成名時代

當安徒生二十八歲這一年的春天（1833），他得了政府的資助，第一次到歐洲去爲長期的旅行，經過德，法，瑞士，一直到意大利。他在巴黎，遇見那位病弱而幾乎盲了的海伯爾格（P. A. Heiberg）。他就在這年的下半年抵羅馬，並在那里伴上了他的文學上的反對者赫爾茲，又和那里的斯干的納維亞旅外藝術同志會（Scandinavian Artist Colony）裏的人相交接，其中的領袖便

是托味爾德生 (Thorvaldsen)。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他回哥本哈根，不久就出版了他的美麗的劇詩阿納德與人魚 (Agenete and the Mermaid)，這是在他旅行時從瑞士寄歸的。在他回國之後，又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刊布了他的最精美的長篇小說即興詩人 (Improvisatore)，這是在羅馬時候開始創作的，曾經得到全歐的承認，恐怕要算得着是丹麥文學上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於十年之內，被譯成六國文字。其英譯本係英國著名文學家馬雷霍惠得所作，這在譯本自身，也就有不朽的價值了。即興詩人的故事，是由一個羅馬的窮小孩子安東尼阿 (Antonis) 嘴裏自述出來的，他的美麗的聲調，和那敏捷的即席吟詩的天才，使他得到羅馬，

代 時 名 成

那不爾斯，威尼斯各地貴族的愛寵和維護。又由他天才的盤惑和人格的吸引，他曾經結識了不少的美麗女人，然而結果都是使他失望和痛心。全篇中最着重的一點，是在安東尼阿和他的友人般訥陀（Bernado）一同愛上了一個西班牙的歌女名叫靄南齊亞達（Annunziata）。她在羅馬初次登臺，而同時縛住他們兩人的心。

最後幾章的背景是在威尼斯，靄南齊亞達失了聲譽，在一個下等的戲院裏獻藝，後來就潦倒致死；她臨終時留給她早年的戀人的信給安東尼阿，讀了真可以使人揮一把同情之淚。這篇作品有三種風趣：一是著者的自傳；二是意大利的風景描寫；三是富於情感。我們如果拿近代意大利的名著“I Promessi Sposi”（Manzoni

作)和“Corinne”(Stael作)來和這篇同讀，我們就可看見這三位作家的不同的國家風趣，Corinne裏帶了點拉丁民族的古典色彩；I Promessi Sposi裏帶了點意大利的樸直的自然趣味，即與詩人便帶着條頓民族的蘊藉的熱情。

安徒生傳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又是他創作童話的第一年，在即與詩人出版後不多幾個月，他第一部的童話(他自己稱為Eventyr)就出現了，其中包含火絨盒，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豌豆上的公主，小伊達的花等四篇。在近代文壇上，其深邃，熱情和「幽默」，實是無與倫比。這書一出，便奠定了他不朽的盛名了。其後在每年聖誕節總有出版，實為少年或老人最歡迎的贈禮。『經了一個

長時期的摸索，』他的同國人勃蘭特（George Brandes）說，『經過多年的無目的的奮鬥，……安徒生有一晚發現他自己正站在一扇真實而神祕的小門——童話之門——外邊；他稍一按模，那扇門便開開了，他看見裏面黑暗中有一隻「火絨盒」在燦爛地發光，這便是他的阿拉廷燈了。他拿起來擦了一個火，這燈的精靈——就是那些狗，有像茶杯，磨輪，和哥本哈根的圓塔這樣大的眼睛，——就站在他的傍邊，而帶給他三隻大箱子，其中放滿了神幻的銅的，銀的和金的童話。第一隻童話便自此產生，而其餘的後來就跟着牽出來。這個人找到了這隻順利的火絨盒之後，真是快活極了！』

「我開始寫了幾隻好像講述給兒童聽的故事，」他在這時寫給一個朋友的信裏說，「我幻想，我已經成功了。我已給了世人以一冊童話，這些童話當我幼年時常常使我喜悅，並且是沒有人知道的，我想，我寫出牠們來，正如我在把他們講述給一個兒童聽一樣。」安徒生的童話和以前人的童話，顯然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從前人的童話是「寫給兒童看」的，而他的童話乃是「講給兒童聽」的。他的故事完全帶着童稚氣，敘述時純粹由兒童的觀點看去，因此他把一切自然界裏的東西都賦以生命，將他們人格化。這本來是作童話的一個正當的方法，但這種新奇的風格在初時，人家都以爲怪僻和反常，並且還嫌其中缺少明顯的道

的教訓。當時在丹麥能夠了解他的人，只有奧斯特得（Hans Christian Ørsted），他斷定他的即與詩人必將使他成名，他的童話必將使他不朽。『牠們是』，奧斯特得對他說，『你所著作的最完美的作品。』

代 時 名 成

不過在安徒生自己，他也不甚了解他的天才的所在；他自己以為這種童話乃是小品，所以人家雖以「兒童詩人」尊視他，而他自己却並不以此為滿意，他聽到了反要起而抗辯。就如後來有人為安徒生造紀念像，四周作了許多凝神靜聽的小孩子。安徒生聽見了就大不高興，他馬上寫信去反對這件事。他在信裏面說，『這些雕刻匠真是沒有一個了解我的；他們的圖樣沒有一點能表

示出他們看出了我的特點。我只要有人坐在後面或是挨近我，從來就不會大聲誦讀的；若是有許多小孩子在我的膝上或背上，或是有一些哥本哈根的孩子貼近我的四周，那就更不行了。你們把我叫作「兒童的詩人」，簡直是開玩笑。我的目的是要作一個人生各時期的詩人；兒童是決不能代表我的。」可見他的野心很大，他不但要成爲一個童話作家，他還要竭力去獲得小說家和戲劇家的桂冠，綜他一生的文字生活中，耗費在這一方面的時間也着實不少。他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出版了一冊長篇小說O.T.是叙丹麥的鄉人生活的，這書比之卽興詩人，雖沒有甚麼進步，但也可算是成功的作品。次年他刊行了他最佳的浪漫故事祇是一個

成 名 時 代

琴師 (Only a Fiddler) ，因了他的自傳的性質，和真純的「幽默」，深沈的感情，使牠仍舊很能保持牠的動人力。其時這冊書在歐洲得到佳評；雖則其中的意趣遠不及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童話或無畫畫帖 (Billedbog uden Billeder, 1840) 這麼動人。在無畫畫帖裏，說月亮環行地球，三十夜之中每夜都往地球上，她那悽愴兼幽默的佳話已有了六國文字的翻譯，而且都成爲上等文藝了。那個和母雞親吻，求她寬恕的小女孩啊；那個在法國王座上死去的襁褓的無賴少年啊；那個在恆河岸上焚了她的燈，看她的情人是否還活着的印度女郎啊；那個懊悔自己不該譏笑一個腿上裹着紅布的跛脚鳴的小女孩啊；——像這樣的一個不可多得

的藝術的陳列，有誰不從頭到尾的把牠全部看過呢？在這些作品裏面，一種最溫柔最慈祥最純真的神態充滿了字裏行間。她們自然是深情的，因此就未免過於溫柔；不過牠們究竟是屬於我們人生的青春時期，所以在這方面些微過火一點，也無甚妨礙。

安徒生傳

關於戲劇的著作，他也很有天才，雖則在他一生的著作裏，戲劇不是他最光榮的部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他發表了一篇取笑的歌劇，司甫洛賊的神 (The Invisible at Sprogøe) 要算是在戲劇方面第一次的成功。隨後他在一八四〇年作了一篇浪漫的戲劇，雜種兒 (The Mulatto)，很受一般人的歡迎，却為當時批評家所不取；還有一篇摩爾的幼女 (The Moorish Maiden)，更為批

評家和一般人所同棄。這幾種戲劇在結構方面有欠修整的毛病，而在情緒方面却很動人。裏面的人物多缺少個性，除代表作者自己而外，便沒有別的特性了。

成 名 時 代

這個時候海伯爾格看着這個教育不完全的鞋匠的兒子太任性了，覺得非把他教訓一頓不可，於是在死後的靈魂 (A Soul after

Death) 第三幕裏將他譏笑了一番。安徒生因此受了打擊，急忙離了他的家鄉，作一次廣遠的旅行，到德國，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和匈牙利，他回來就描寫出他的印象在這精美的小集子詩人的市場 (En Digters Bazar, 1841) 裏。其中包含三篇故事，即銅豬，義兄弟，荷馬墓上的玫瑰花。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他到過巴黎，下一年又至德國，並得到政府裏給他的金年，他的浪漫劇曲國王在做夢 (The King's Dreaming) 便是在這年出版。他在這幾年中，到了夏天，常常留在西蘭特 (Zealand) 和佛南的鄉紳家裏避暑，他們都很歡迎這位有名的客人。他又常到福爾 (Föhr) 去訪國王克利斯坦第八 (King Christian VIII)，國王很器重他。此後幾年他又作了許多戲劇，浪漫樂劇小基督徒 (Little Christie) 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柯莫湖邊的婚禮 (The Wedding by Lake Como) 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還有幾齣很短的喜劇，尤其是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的匿名喜劇新產兒房 (Denny's Barselstue) 要算是得到最大的成功，曾

在皇家大戲院裏爲許多人所注意。安徒生自己常說，哥本哈根文學界的人大多數愛與他爲難，是爲了私人的惡感，而不是真心有什麼反對他的地方：這番自辯的話，上述這篇戲劇比較的可以作一種證明。因爲在不知道安徒生是那篇戲劇的作者之前，稱贊牠最得力的，正是譏評安徒生最厲害的那些人。此外成功的劇本，又有幾齣神仙喜劇 (Fairy Comedy)，如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的貴於珍珠和黃金 (More than Pearls and Gold)，一千八百五十年的鎖眼阿來 (Ole Lukøie)，和一千八百五十一年的海爾得摩爾 (Hyldemoer) 都曾在哥本哈根的開辛奴劇院裏開演過。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六月裏，他初次到英國，恰巧其時英國已

有馬萊·霍惠特 (Marry Howitt) 譯的童話，這使他更其受人歡迎。他在這時候，因了一篇史詩阿修羅斯 (Ashnerus, 1047)——

其中記自耶穌降生至發現新大陸為止——和一部長篇小說兩個男

爵夫人 (The Two Baronesses, 1849) 的失敗，更專心於童話的

徒安 創作。從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一共出了九集

(惟此時已改名為 Historier)。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因丹麥政局的

生 傳 不靜，他漫遊至瑞典，在那裏他作成了他最精美的旅行記在瑞典

(Sverrig, 1849)。當歐洲政象平靜之後，他又繼續他不倦的浪遊

生活，凡是歐洲的東西南北，無不印着他的足跡，他竟會到過倍

里 (Barbary)。但他祇是不肯接受美國人的邀請，因為他怕渡

過海洋。

安徒生在他的五十歲生日，出版了他的自傳我一生的童話

(Mit Livs Eventyr) 叙述自童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間的遭際，

後來又續加增訂，一直叙到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他在晚年，很涉

成 名 獵於玄學，他最後而最壞的長篇小說生歟死歟 (At vare eller

時 代 Ikke vare, 1857) 便是在發抒他的宗教的意見。他在這裏說要斬草

除根的把『無神主義』這個巨人 (The Giant Unbelief) 一下子

打倒，並且證明靈魂之不滅；在自然與聖書二者之間，想求一種

調和，使不相衝突。其實他想用來勸善世人的話，只不過是把基

(53) 督教所用的那些先知的見證，用小說體裁寫了出來罷了。『只要

我能解決這個問題，』他很呆氣的給他的朋友寫信說，『物質主義這個怪物，吞噬了一切神聖的事物的，便該滅亡了。』但是我們要找一個更大的加利佛被一個更小的立立潑希亞人所捕，實在是很難的。（這裏是引的 *Swift* 的 *Gulliver's Travels* 中的事，意即『無神主義』的觀念在社會上勢力極大，而安徒生制止牠的力量又特別的微薄，所以費盡了力氣沒有結果。）他這部書不但沒有成功，若不是爲了作者已在全世界有了名望，和他用意的純正，那恐怕還不免要遭人笑罵哩。自此之後，除了童話外，他的別種著作已少，祇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出版了一冊遊記在西班牙 (*In Spain*)，是遊了西班牙而作。不過他在那時候仍舊很用功，

據說他最後所喜歡研究的，是他自己的先輩的歷史和作品，及印度寓言家畢得派 (Bidpai)，而這位作者的最佳的書籍，至死還放在他的牀上呢。

第五章 老年時代及其死

自從安徒生出版了他的童話集以後，差不多全歐的人都已承認他的天才了，然而在丹麥，則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一般人總仍舊當他是一隻「醜小鴨」看待。但到了他一生的最後的十五年中，則這種憎厭的批評，也已看不見了。幸運向他微笑，名譽向他招手，這種奇蹟，真是出於他意料之外；那隻「醜小鴨」已披讚美爲一隻「天鵝」了。

他當時在各處都有許多通信的小朋友；其中和他最要好的，尤其是馬麗·力芬司東 (Mary Livingstone)。馬麗是力芬司東博士的幼女，她生在阿非利加的郊野，其時她的父母正在外邊探險。他們有一次回家，便叫她和她的姊姊們住在蘇格蘭。她第一次寫信給安徒生是在她十一歲上。她說：

親愛的安徒生，我非常喜歡你的童話，使我極願意來看你，祇因我不能夠來，所以我想總要寫封信給你。讓我爸爸從阿非利加回家之後，我一定要叫他同我來看你哩。我最愛看的故事，便是幸運的套鞋 (The Goloshes of Fortune)，雪王后 (The Snow Queen) 等等。我爸爸的名字是叫力芬司東，我

現在把我的名片和爸爸的簽字送上。我祝你安好，並新年順利。我是你的親愛的小朋友，安娜·馬麗·力芬司東 (Anna

Mary Livingstone)。

附白 請你立刻給我一個回信。我的地址是寫在首頁上。

並請你把你的名片送我。

於是安徒生寫回信，馬麗再寫來，接着又寫了好多的信。馬麗的姊姊亞格涅斯 (Agnes)，曾到過丹麥來看安徒生，他送了他最後的童話集給這位小朋友。當馬麗在後聽到了他父親在非洲亡故的謠傳的時候，她心裏很悲痛，她常常寫信給安徒生以自慰，而安徒生也寫了很長的親愛的回信給她，他寫時非常留意，他竟

常常拿了他的信給丹麥的國王和太子，或他的朋友薩克斯·惠馬爾 (Saxe-Weimar) 公爵看過，這無怪在馬麗的一段再啓裏要說：
『我非常的愛你，親愛的，親愛的安徒生。』當他們停止通信的時候，安徒生差不多已經七十歲了；一個人到了這麼大的年紀，大都總很懶於動筆了。

安徒生在其他各處通信的小朋友還有許多。美國的小孩子聽得他的翻譯本得不到版稅的時候，他們曾集了一大筆捐款來報答他。後來由他自己的主張，用來添買些書籍。他常常從遠隔着大西洋的少年朋友那里接到許多親愛的信，其中封着金錢，禮物和溫存的致意。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初六，奧頓舉行他的文學的紀念會 (Literary jubilee)，在這天的早晨，全鎮都懸着燈綵，非常熱鬧，各學校放了一天假來參預這典禮。他在我一生的童話裏有很詳細的記敘。現在我把牠抄一點在下面：

安徒生傳

『我覺得我自己很卑鄙，優柔和可憐，我宛如站在我上帝的面前。在思想，言語和行爲裏的各種弱點或錯誤或過失，都向我開展着。一切都非常明顯地直挺在我的靈魂裏，猶如這個紀念日便是審判日了。當人們這樣地稱揚和尊榮我，上帝定會知道我是覺得如何卑鄙啊。』

『……………』

「這時，第一個賀電從學生俱樂部 (Student Club) 裏打來。我知道他們是要和我分享着這種快樂，而並不是妒忌我。其後，又有哥本哈根學生的一個秘密俱樂部，特派代表來致賀，而斯萊格爾斯的藝術家俱樂部 (Artisans' Club) 裏也派人來了。你們總還記得，我曾在這個鎮上的學校裏讀過書，所以他們格外關心着這件事。隨着，又有幾個知己朋友從阿爾胡斯 (Aarhus) 和斯台格 (Stæbe) 遞信來；總之，各地各處都接連着有電報打來。其中有一個電報，由國務員科和 (Koch) 高聲地讀出。這是從國王那里打來的。全會堂上都齊聲鳴謝。我靈魂裏的各種的雲影也都消滅了。

「我是多麼快活呵！然而爲人總不該太譽揚自己，所以我竭力要感到我自己祇是一個貧苦的，仁慈的小孩，而爲人間的一種弱點所縛住。我此時正患着一種可怕的牙痛，愈是狂熱和興奮，愈是痛不可當。然而到了晚上，我還替幾個小朋友講了一個奇異的故事。隨後，一衆的代表從市公園裏出發，一路拿了火把和飄揚的旗幟，跑到會堂裏。於是，我從前童年時代在家裏那個老婦人所說的預言，就完全應驗了。奧頓瑟爲了我而被輝煌了。我移步到開着的窗邊。一切的人都給火把光照得發紅，這方方的一間屋，給許多人站的滿滿了。祝歌向着我抑揚地唱着。我是很感動地被他們制服了。因爲身體上的苦痛，使我不能夠享受我生命的

這種豐茂的果實，這牙痛是非常的厲害。那吹向我的冰冷的空氣，扇得疼痛異常劇烈，我也不去欣賞這種不再的良辰的鴻福，只是望着那印刷的歌詞，去計算在我能夠脫離這冷風透齒的苦痛之前，還得唱多少行歌詞。這是苦痛的極點了。當那積起的火把熄滅之後，我所感的苦楚也隨着熄滅了。然而，我是多麼感謝啊！仁慈的眼睛，在四周纏住我。一切的人都要和我談話，和我握手。我因為太疲乏了，便跑到牧師的屋裏，去休息一回。不過我這一夜通宵不曾睡着，我是這樣的充實和滿溢了。」

我們讀了他這一段自敘，就可想見當時的盛況了。

安徒生的體質實在本來不很康健，雖則他在自傳裏的記載，

有許多不舒服都是幻想的；但是從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以後，他的身體的確漸漸衰弱了，他的朋友勸他在長期旅行的時候，至少要用一個隨從，可是安徒生却拒絕這個勸告，他以爲自己出身貧賤，他的生活無異是一隻鐘擺，只要隨便過過就完了。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他在茵斯布羅克(Innsbruck)生了一場病，他的病症據說是一種癌腫，他從此就一病不起。他的要好朋友常常去安慰他；一般的人也替他悲痛。經過了一時的平靜的症象之後，他就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八月四日的上午十一時光景，安然去世了。

政府裏贈給了他一筆治喪費。他臨終時是在哥本哈根北郊的

Rolighed



"My dearest home, where my life
got its glow and my harp its
sound." • Here, in 1875, died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洛來德 (Røllighed) 地方一家朋友家裏，他們已經看護他有好一
時了。在他亡故的四月之前，他完成了七十歲的壽辰，他在這天
極力支持起來加入這個典禮。他總不會抱怨，因了這次的興奮，
而使他的病症加劇。他在這天接受了丹尼勃洛的十字勳章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Dannebrog)，他的美麗的童話一個母親
的故事，也在這天用十五種文字來在哥本哈根刊布。在這一個生
日，全國從王族以下都致敬禮，猶如一個公共的紀念日一樣。他
很歡欣地從他的國中取得一個詩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尊榮。他現
在雖死，而他的銅像的建築，將使他的外貌和形容，永◎永地留存
着在一切將來的世代，而使他永生着接受這種光榮——並且不祇

是從一個人或一羣人接得，而是從丹麥全國接得的。他不會死去，他的紀念碑——童話——建滿在全世界，非但是現在，並且將永永地活着。關於這一點——安徒生的榮譽和報酬——勃蘭特在他的安徒生論裏說得最好，我們不妨引來作為本章的結束：

「安徒生真快活極了！那一個作家能夠像他這樣能得着許多的讀者呢？有許多科學名家，研究的範圍極專門，極窄狹，他出的書只有四五個人讀，並且這四五個人還是他的敵手，想和他辯駁的；比起安徒生來真差遠了。普通說來，詩人總算是很光榮的；但是，雖然運氣好，讀他們的詩的人很多，雖然他們的詩曾經織玉手翻過，還夾着絲書帶，這種幸福很使人羨妒，但究竟不及

安徒生的讀者之衆多而且專心。』勃蘭特接下去又說，『我想安徒生一定要高興極了，他在夢境裏能看見燈下有成千成萬的兒童的臉圍住了他，一個個都是玫瑰般的兩頰，卷曲的頭髮，有的是黃髮的丹麥小孩，有的是柔嫩的英國娃娃，有的是黑眼的印度女郎——富的和窮的，拼音呀，讀文呀，聽講呀，從世界的各地來，說着各國的話，有的健康而且愉快，有的運動疲倦歸來，有的面帶病容——大家離亂的伸出肥白可愛的小手來預備翻第二葉！這樣忠實而且專心不怠的讀者，恐怕誰也沒有。這樣尊貴的讀者（因為小孩是最尊貴的），也是誰都沒有的。像這樣的讀者，能使我們設想他們一種和平靜寂的樣子：一個教師高聲朗讀，孩

子們注意諦聽，或是一個小孩讀他的書幾入化境，兩肱支在桌上，母親從他身邊過時，也在小孩的背後讀安徒生的書。這樣多的小讀者，豈不是安徒生最大的報酬麼？」

第六章 獨身生活

到了早上，野鴨飛起來，望着他們的新的同伴。

『你是一個什麼東西？』他們問道；於是小鴨向四面旋了一轉身，很端正地鞠了鞠躬。『你是非常醜陋！』野鴨說。『但那也不關我們什麼事，只要你不要我們的同族就是了。』

可憐的東西！他委實不曾想到娶親，他只希望得到了允許，去躺在蘆

葦中，喝一點泥水罷了。

——醜小鴨

安徒生在他的童話裏很喜歡描寫戀愛和結婚，然而他自己却終身過着一種獨身生活。他幼年時候所鍾情的女子，對他都沒有什麼愛情。她們厭惡他的孤苦，寧願嫁給別人；所以這常常使他抑鬱不樂。其中有一個女子，曾遺留着一封信，在從公共圖書館借來的書裏，這封信便是他去求婚的；還有一個便是那位有名的林得 (Jenny Lind)，但她對他只是一種姊弟之愛。他在那篇小小的故事蝴蝶裏，對於婚姻問題曾有一段自慰的話，他說起一隻蝴蝶要在萬花叢中尋找一個美麗的新娘，但是他找了一春一夏，直到秋末，還是一無所得。末來，他結束這個故事道：

時候是在秋末了，除了驟雨和陰霾之外，什麼也沒有；風兒冷冷地吹在老楊樹的背上，直把牠們一再斷折。穿了夏衣而飛行的天氣是沒有了；蝴蝶的確已不配再住在露天，他曾經偶然飛進門內去，那邊火爐裏正生着火，熱得和夏天一樣。他儘可住在那里，但是他說：『只有居住是不夠的；我還需要日光，自由和一朵小小的花。』

於是他飛向玻璃窗上去，人家瞧見了很是驚異，就把他用針釘住在一隻寶盒裏。此外，他們不能夠再給他幫助了。

『現在我正坐在一根梗子上，好像花朵一樣，』蝴蝶說；
『自然，這事不見得十分的快樂。但這樣緊緊地維繫着，差

不多像是已經結婚了。」他想把這種思忖來安慰自己。

『那是可憐的安慰呵！』房間內花盆裏的植物喊道。

『但是，』蝴蝶想，『誰也不能相信在花盆裏的那一棵植物的，在人類中他們正多着呢。』

安徒生傳

不錯，在人類中正多着呢，他自己便是其中之一了。實在一個人到了無法可想的時候，只有自己慰安自己而已。（安徒生遇了失意事情，大都是在幻想世界裏得到滿足。）但是安徒生還鍾情於一個不朽的美人，他愛她比愛凡人更長久，更深切。她的名字便是光榮。由了她的宣揚，使安徒生的名字永遠流布在人間。

但是許多人或則要問：安徒生既然具有這樣偉大的天才，和

這樣溫厚的品性，他在戀愛之途上，何以偏會一再被人遺棄呢？我們從他的傳記上看來，不外乎下述的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因為他沒有家。他的祖上本來是業農的，家中雖沒有多大的產業，然量入爲出，也好算是小康之家。不幸到了他祖父手裏，家中遭了一次火災，他的祖父悲痛得發了瘋，不能再務正業，於是他們的家庭就中落了。他的父親學做了鞋匠，所得的錢僅足以糊口；等到他父親亡故，母親再嫁之後，他就不得不自動地掙扎出來謀事，因為他的後父也是一個勞工，沒有能力來資助他。自此之後，他差不多終年飄流在外邊，過着一種流浪生活。第二是因爲他的容貌生得很醜陋。一個高大的身軀，下面懸着二條長過常人

的臂膀；他的兩隻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裏；初看去，簡直有些可怕。更加他不修邊幅，衣服既穿得襤褸，又不合身，不是太大便是太小了。當他初到哥本哈根去訪一個女跳舞家的時候，那個女僕竟當他是個乞丐；她向他笑了笑，很和氣地給了他一個斯啓林（丹幣）；這竟把安徒生弄得莫名其妙，他很奇異地望望她的臉，又望望那個錢。但女僕接着又說：『拿了罷！拿了罷！』說完，就跑了進去。從這種地方，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如何會得不到女人的歡喜了。

他的戀愛故事有以下的幾樁：

—— 一個小女孩

安徒生在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同學很要好；她的年紀比他稍大。這女孩子時常說起，她長大起來要到社會上去服務，所以她在學校裏特別留意於算學這一門功課；因為她的母親曾經告訴過她，她懂了算學，便可以到大府邸裏去當會計員。

安徒生有一次就對女孩說，『當我做了大官，你可以到我的宮堡裏來！』女孩向他大笑，說他不過是一個窮小孩罷了。又有一天，安徒生畫了一幅宮堡的圖對她說，他本來是一個出身貴族的孩子，後來是被他的父母掉換來的；這事，天使曾經下來對他說過。他想用這種誑話來說服她。但是她不信；她很奇異地望着安徒生，她對她近旁的別一個孩子說，『他竟瘋得和他的祖父一

樣了！」這句話使安徒生聽了很痛心。他鼓着勇氣說了些自負的話，原想使他們對他有一點尊視，不料這些話全無效力，適足使他們證明他和他祖父確是相像。從此他們的感情就漸漸疏淡了。

二 亨利蒂 (Henriette Wulff)

徒 安 傳 生 徒 安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安徒生結識了莎士比亞的丹麥譯者何爾夫氏——他是一個已經退職的海軍大將，待安徒生很和善。凡是何氏家裏的人，沒有一個不看重他；尤其是何氏的長女亨利蒂，當他窮困的時候，時常去照顧他。後來何氏夫婦亡故，亨利蒂同她的幼弟克立斯坦·何爾夫同居。他們姊弟間非常親愛。當她幼弟出去旅行的時候，她常常伴着同去，他們會到過意大利，西印

度和美國。在他們最後這一次旅行的途中，船上忽然流行着一種黃熱症。她的幼弟也染着了，她雖很小心地替他看護，但是終於抵不住死神之來臨。

她經了這一次悲痛之後，在紐約附近住了一時，就回到丹麥來；於是安徒生和她差不多天天見面。她在平日很紀念她的已故的幼弟。她的思想時常飄浮到她幼弟營葬的地方，而決定要再去憑吊一回。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九月裏，她就趁了漢堡的奧斯特里亞號輪船動身；她從英國寫給她妹妹的信裏說：她所趁的船上乘客很多，可是沒有一個和她性情相合，她到了英國，差不多竟孤獨得想回轉來，然而她又缺少勇氣。

隔了不多幾時，安徒生從報紙上首先看見一個消息，說：與斯特里亞號輪船在大西洋中失火燒毀了。這使安徒生重重地喫了一驚；她的妹妹，她的親戚朋友，個個都着急起來。不久就從救出的乘客口中傳來這被難的始末。但是這位柔弱的女郎，可曾得救嗎？却始終沒有一些消息；她確是葬身在大西洋裏了。這時候安徒生的悲痛，決不減於她的弟妹，他在悲悼她的詩裏有句道：

你是我的姊姊，勇敢而同情，

你當我被人踐踏的時候，曾經沈靜地扶起了我的靈魂；

你是深知我心——當我自覺得一定要沈淪，

你使我超昇。

.....

再會罷，我童年的朋友啊，

在我的胸中，你比之我自己更值得珍重；

現在你的衝突已經和融，你見了你兄弟的面容，

同着他永遠地連蹤，凡此都是你在地上所日夜填胸。

獨 身 生 活

(79)

安徒生的思想，日夜充滿了這一件事情。他也無心去想念到別事，每逢夜間，他心裏常常在祝禱；在這幽靈的世界和人類的世界的中間，可能互相交通嗎？假使可以，那末他說，只要許他一瞥，只要能夠夢見她一面，也就心滿意足了。但是在日間，他的思想天天被他幼年時候的朋友所纏住；在夜間夢裏，也永永沒

有瞧見她的機會。於是這一件戀愛故事，也從此了結了。

三 富人的女兒

一千八百三十年他到曾蘭特去旅行，他寄居在一家富人的家裏。在這裏，對着他展開出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無限的世界；這個世界，決不是他下面這四行詩所能包括的：

注定了我的視線，是一雙黑沈沈的眼睛；

他們是我的世界，我的家庭，我的歡欣；

其中流射出靈魂，與童稚樣的和平；

我對於他們的記念，在塵世上將永永不盡。

生活的新的計劃，占據了他的心。他竟要放棄他寫詩的工

作。他要研究神學，做一個教士；總之：他祇有一個思想，這就是「她」！但是不幸，她戀愛了別人；並且竟嫁給那個人了。

四 林得女士 (Jenny Lind)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他初到柏林，遇見了他在哥京認識的瑞典的女伶林得女士。有一個聖誕節的晚上，他感得很寂寞。因為他在別人的家裏看見他們點亮了聖誕樹，小孩子在樹下游戲，做父母的也快樂得和小孩子一樣；這種家庭的幸福，深深地壓迫着他的心。他坐在客寓裏，獨自一個很愁悶地想起他的家。他從窗裏凝望着星光閃閃的天空，——這就是他的聖誕樹了。

『天父呀！』他像小孩一樣地祝禱道，『你給我些什麼呢？』

當他的朋友聽得他在聖誕節晚上很不快樂時，下一晚就送了你好許多的聖誕樹；而在這年的最後一個晚上，他又點着一株特別精美的聖誕樹，樹上滿掛着美麗的禮物，——這便是林得女士送來的。在這一晚，他和林得，還有她的一個女僕，坐在一塊兒談笑。他覺得非常驕傲，因為他竟能從這樣的一個純潔的，高貴的，慈祥的女郎得到了同情。

有一天，一個貧苦的裁縫來敲他的門，跑進來和他談天，安徒生就問他要不要去聽林得的歌唱。

『我已經聽過了，』裁縫微笑地說；『這是真的，我沒有錢來買票；但是我有一晚到一個配角主任前去，要求在「瑙爾瑪」

這齣劇裏當一個配角。他允許了，我就飾一個羅馬兵，身傍邊掛了一柄長的指揮刀；我這才能跑進戲院裏去。我聽得比不論什麼人都清楚，因為我站來很靠近她。啊，她是怎樣地歌唱，和怎樣地表演啊！我禁不住哭了出來；但是，他們因此就惱怒了：主任禁止我，以後不許我再演，因為在戲臺上是誰也不許哭的。」

安徒生聽了這段話，祇覺得快活和驕傲。

林得又替安徒生介紹般克畢弗夫人。「她教我德文，」她說，「她待我好得像一個慈母！你必須要和她結識！」安徒生聽了很快樂。於是他們就一同坐在一輛四輪馬車裏去訪她。林得的四輪馬車是非常著名的！柏林街上的人見了他和林得同車，都嘖嘖

稱異。不久他們就到了般克畢弗夫人的家裏了。

『他對於我猶如是一個親愛的兄弟！』林得介紹說，又把安徒生的手握在她的手裏。的確，林得和安徒生的愛，乃是姊弟之愛，並且祇有姊弟之愛而已。

後來安徒生到英國，恰巧林得也在那里唱戲。他在那里最快心的便是和林得的相晤了。當他在旅舍裏打聽了她已有寓所之後，便立刻去尋找她，他第一跑到她在演劇的戲院裏去問，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祇留下了一張註有住址的名片。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一封很歡欣的和愛的信『給她的兄弟』。他從地圖上尋出了她寓所的地點，就趁了馬車，去拜訪這位「瑞典的夜鶯」去

了。

他到了那里，祇見已有一大羣的人擠聚在她門口，因為他們都要見一見這位美麗的女伶；這一天，他們碰着了機會了，因為當安徒生按了按門鈴，林得早已從窗口看見他了，她立刻親自跑出來握着他的手，用了一種姊弟的親熱來望着他，全然忘記了四周還有一大羣的閒人。他走進屋裏，看見裏面的裝飾很是華麗，這使安徒生非常欣羨。

林得允許他，當她每次登臺時，便給他一張票子，但她決不許說到還錢，她說，因為這票子是買得非常昂貴的。「讓我在那里爲你而歌唱；你此後到了家裏，可以再講幾個故事給我聽！」

但是安徒生因接連被友人的邀請，使他一共祇聽了兩次。有一天他很疲乏地對林得說起這件事來。

「是的，你現在已覺得這不斷的宴飲的難堪了！」林得說道，「這將使人這樣的勞倦！並且所聽得的言語，又是多麼空虛，多麼無限的空虛啊！」

一個少年藝術家要替林得和安徒生塑半身像；但是他們因為都沒有空，所以謝絕了。不上幾天，這位少年又來向安徒生說，

祇要半個小時就可以把她的像塑好了，因為他在戲院裏看她唱戲的時候，已經略具模形。於是安徒生就答應了，並且允許塑他自己的像，可以延長為一小時；結果塑得很好，後來這兩個半身

像，都放在哥本哈根的博物院裏。

他們從這一次會見後，又分別了好多年，林得是到美國去了。等到他在維也納再會見她時，她已有了丈夫，已有了兒子，林得不是從前的林得了。多麼不幸的安徒生啊！

第七章 品性

在歐洲的許多有天才的人，都沒有像安徒生這麼和善可親。凡是去會訪他的人，無不受他懇勸的接待。他很願幫助不幸的人，就是和他素不相識的，他也很直爽地加以深切的同情。戈斯氏在他丹麥四詩人論中曾說，『我初次見他是在一千八百七十二年，第二次面晤，則在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承他的器重，在早年一直到他的死，常寫信來給我。不過，他雖則和我一見傾心，我』

却不能就此妄稱我有很好的品格，而自傲爲當世的一個卓特人。因爲綜安徒生的一生，他總是很直爽而又至誠地把這個世界認爲他的愛人的；所以他的朋友們，祇不過證明了他自己的肖像的醜肖罷了。』但是這個肖像，我們不能從他貢獻給兒童們的那故些事中完全尋出，這是的確的。所以我們要知道他的品性，最好，自然是讀他的我一生的童話和他的自負的旅行記，然而在這些作品裏，寫得總嫌呆版和煊染，猶如使鐵坦 (Tifin) (歐洲著名畫家，生當安氏之前) 還活着，叫他描寫他的容貌一樣。

安徒生很喜歡珍藏小物件，——例如友人拾來的小石子，某天折下的樹葉，以及旅行和偶然所獲得的奇異的紀念品。他最憎

惡暴殄天物，他常常保存着那種燥性朋友所認爲廢物的東西。同樣，凡是寫有文字的紙張，他從不肯撕去；縱使那張紙上所寫的很不愜意，或是有玷他的尊嚴，他還是要保留起來。所以，當他死後，執行遺囑的人檢點他遺下的幾疊原稿紙時，他們發見了極大的一堆舊信：這在名人中實屬罕見。大部分的人，在他們所接到的信裏，如果其中有批評他們自己的品行，或詰責他們顯明的過失的話，他們總喜歡毀去。可是在安徒生光明磊落的品性，却極願意把自己的善惡，友人的讚揚和責咎，都非常公正地保存起來。所以，在安徒生是不需要私人的備忘錄的。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可以隱約追跡出他性情的各種變化，和他天真而透明的心靈

的各種傾向和起伏。

就安徒生品性方面而論，他實是一個毫無瑕點的人。在他的早年，因為他兒時環境的惡劣，使他的性情很易感受刺激，但在後他年紀漸長，他的那種性情，也就漸漸融成爲傷感的，沈靜的了。因爲他的一種兒童似的天真，和偉大的，忠實的慈愛，使他得到別人不少的同情。他的狀貌很有點醜陋：一個高大的身軀，直垂着兩條長過常人的臂膀，雙手扁平而廣闊，兩足也極令人注意。我們一見了他的模樣，就立刻要想到一般藍眼黃髮的丹麥農人的愚蠢的樣子。不過仔細地觀察，就不能把這個印象再捉住了。一雙細小的眼睛，似乎深陷在穹形的眼眶內，其中充滿着神

品

性

(91)

祕的和流動的表情，而一種得意的神氣，總不會完全離去了他的面部，——雖則有時候也消淡而變爲幻想——使他的醜陋的容貌上呈出一種真純之美來。從安徒生面上所流出的那種天真和柔馴——像一個小女孩子的真樸的容態——造成他一種非言語可形容的獨一的品性；他雖則天賦着精敏的才幹，可是他非但一點也不爲世俗所玷污，而且也確實不知道世界的黑暗部分。

安 徒 生 傳

安徒生有一種很有趣的容態，這便是他的自得。他在友人中，常常要很率真地表示出他自己的偉大。普魯士的國王曾邀他喫過飯，並給他以三等紅鷹十字章，阿爾頓堡公爵曾經贈他以鑽戒，一個很小的孩子曾經在路上說，『偉大的漢斯·安徒生走過

了！——這些的回憶，都連續地在他的腦筋裏掩映着。凡是注意他的人，無論他是一個尊嚴的國王，或是一個無名的小孩，在安徒生看來都是一樣，因為他們的注意都含着好意。反正，如果這種注意並不懷着好意，那末他便中心耿耿，不管得這譏責的人之有否價值。挪威詩人惠爾海文 (Welhaven) 時常講起：他有一次和安徒生在哥本哈根的咖啡館裏喝咖啡，安徒生瞥見了一種當時的最下流的刊物，他就非常地不安起來。他的手顫顫地指着一節書給惠爾海文看，原來有一個無聊的文人在那里譏諷安徒生的容貌。惠爾海文問他道，『像你這樣名布全歐，還要介意到這樣一個人，在這樣地方所說的話嗎？』『是的，』安徒生含淚回答道，

『我介意，——總不免有一點！』這種永久讚美——不問從什麼人——的熱烈的希求，是安徒生性情的一大特點。所以祇要誰對他好，他便極力的頌揚他們，將他們擡舉到半天雲裏，至於他們對於別的人是怎麼樣，他是不管的。因此有些非常平庸的國王，祇因為對於他稱贊了一番，他便在散文和詩歌裏面替他們說許多好話，報答他們。例如丹麥王弗累特立克第七明明是以荒淫無道著名的，而據安徒生說，却是一個『和善可愛的國王』，『上帝派來給丹麥國和丹麥人民的』，『丹麥的語言從來沒有提到過一個比他更忠實的人』。這種情形在安徒生並算不得例外，他對於那些有權勢的大人物，像這種不善鑒別的偏袒，在他的我一生的

童話裏，每章都可以看得出來。不過他也並不是單只對於有權勢的大人物取這種態度；他實在是生來便沒有鑒別力，而且他的心腸太柔和，總是不肯挑人家的錯，——除了那些不愛讀他的書的人。他的世界就是一個小孩子的世界，那里祇有一條大界線，將善和惡分開，而介乎這兩個極端中間的無數有等差的善惡，却全被他忽略掉了。凡是稱贊他的作品的好人；譏笑他的人便都是些黑心的兇惡東西。他對於這些壞東西非常抱憾，總是將他們放到他的禱告詞裏面，希望上帝能把他們改善一點。這種脾氣，我們如果仔細追跡起來，就可以知道，一定是由於他早年的顛困生活刺激而成的。我們看他一生的事業沒有一件可以稱爲是順利

的，這種殘酷的環境便使他的純潔的心靈蔽上一重薄霧而不能自制。博益生 (Boyesen) 在安徒生評傳裏也有一番替他辯護的話，他說：『我現在還承認，在我未得和安徒生接交之前，我一生的童話實在給了我一個不好的印象。後來由於我和他私人的交接，得到了他的性格的一點線索，從此我對於他的判斷便和以前不同了。』他又說，『安徒生直到他死的一日始終是一個小孩子。他的天真實在超過了處女的純潔；他之超乎塵俗簡直是不可思議。他時常捧出他的這顆心來，叫人家看他是多麼柔和，多麼富於情感，多麼感覺靈敏的一顆心。他那種天真的虛榮心理簡直就像一個穿了新衣裳的孩子的心理一般。若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另有人

性

成爲招人愛好的焦點，他立刻便感覺不安，感覺不快；若是任他說話，有人羨慕他，同情於他，他便滿含穉氣的表示愉快。他的談話多半是關於他自己的，不然就是關於那些肯自卑示惠於他而注意到他的王公貴人們。他是一個專門找機會和希奇的人或事物接近的人；這並不是因爲他重視和貴人交遊所得到的光榮，祇是因爲王公貴人的宮闕宅第輝煌華麗，可以滿足他對於希奇事物的欲求。在他看來，一個國王似乎是一樣偉大難近的東西，就好像讀他的童話的小孩子對於一個國王的觀念一樣；所以他進了這個希奇的境界裏，就好像真進了他自己寫的童話的境界，實地在他的幻想所沈醉的那種荒誕多奇的領域裏過日子。他常將他的一生

視爲一個童話，並且很滿意他自己的生活，覺得合了他的理想。他的自敘的題目，丹麥文爲 Mit Livs Eventyr (我一生的童話)，就完全將這種意思表露出來了。』

第八章 童話的風格

安徒生對於文學上的超越的貢獻，不祇在創造兒童讀物這一點上，而尤其是在把兒童的氣味曲曲地表現出來。在他的童話裏，處處充滿着兒童的精神，這種才力的展露，便是他得到無上榮名的一個大原因。他不但是一個兒童的通譯員，他又是給文學以真實的貢獻的第一個孩子。他所藉以成名的作品剛好是通行在兒童間的風尚的一種藝術的創造。他的作品，如其不爲翻譯者所

顛倒，恐怕比不論什麼人的作品更易於使小孩子明瞭，因為他寫童話不是板起面孔做大文章，而是露着母親的笑容對小孩子講故事。他最恨的是文字晦澀，意義不可捉摸的文章，他在夜鶯裏諷中國的典雅文人道：『這樂師又著了二十冊書，講起這隻人造的鳥兒；這部書是極淹博和冗長的，其中充滿着最古僻的中國字；然而一切的人還宣說，他們已經讀過，並且已經懂得了，因為他們怕被人家視為愚笨……』所以在他早年所作的作品中，凡有艱深晦澀的字眼，為兒童所不了解的，都給他刪改過了。他第一次創作這種故事，很受了德國作家繆栖阿斯（Museus）的應響，自從一千八百三十年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他漸漸從這種外

來的格式中解放出來，而把他的風格改得非常簡潔，這種簡潔便是他作品的無上的裝飾品了。他的句法和修詞時常有錯誤，他祇要那種句子能夠捉住那靈活的兒童的幻想，他就毫不遲疑而大膽地寫下去；有時候，就是德語或中國語，他也要雜湊下去。

他的童話，有像這樣開始的：

「人家真想不到，鴨池傍邊有些重要事件在起來了；但其實沒有什麼事發生。所有的鴨子，靜睡在水面上的，或則伸着他們的頭在水裏倒立着——因為他們能夠這樣做——的，忽然都游上岸來了。你能夠看見那印在濕泥上的他們的足跡，他們的叫聲，遠遠近近都響遍。」

（鄰家）

或則有像下面這樣開始的：

『好罷，我們現在講起來罷。講完了，我們就更明白了；管他的，先講罷。從前有一個壞妖精。真的呀，他是妖精裏面

頂壞的一個！』（雪王后）

安徒生傳

各句的構造和地位，以及全篇的組織，簡直不合最簡單的句法成例。『人家不是這樣寫文章，』反對安徒生的人常常這樣說。但是勃蘭特曾爲他辯護道：『人家果然不是這樣寫文章，但人家却是這樣說話。是向大人們這樣說麼？不是的，祇是向小孩們這樣說。既然能向小孩們這樣說話，爲什麼我們就不能照樣寫呢？這不過是把通常的形式改變了一下；不遵依成人文法的規則，而以

兒童的理解力爲標準罷了。』勃蘭特又說，『因爲兒童的文法時有謬誤，每當應該用不規則動詞的時候，偏要用上一個規則的半過去動詞，所以安徒生童話的語句也是不依規則的。』當安徒生決定講故事給兒童們聽時，他常以自由活潑的普通會話，替代那有規則的語句；以兒童們常用而且聽得懂的語句，替代成人生硬的表達形式；這成了他真的目標。他有勇敢的決心將口語寫成文字，他不是作文，祇是說話；如果他能避免成人的句法，他很喜歡完全照學童一樣去寫。但是『寫』的字實在太可憐而不够用，所以他最喜歡用口語，因爲口語可以與雜音的摹仿，手勢的模擬，聲調的長短，喜怒，莊諧以及一切相聯合。愈能聯合這些，

便愈能使兒童了解。無論誰祇要一講故事給兒童聽，每每不自覺地就隨着故事做起許多的手勢和鬼臉來了，因為兒童雖是在聽故事，也是在看故事，實際上他們注意於說故事者顏面上所表示的和藹或愠怒，更甚於拿言語表現出來的愛憎。因此，無論誰自己如果要寫故事給兒童看，一定要有改變的音調，突然的停歇，姿勢的敘述，畏懼的態度，欣喜的微笑，急劇的情緒——一切都應該織入他的敘述裏，他雖不能直接唱歌，繪圖，跳舞給兒童看，他却可以在散文裏吸收歌聲，圖畫和鬼臉，把他們潛伏在字裏行間，成爲一大勢力，使兒童一打開書就可以感得到。最要緊的，是不要用迂曲的語法；無論什麼事都要說得異常新鮮活潑，呢，

不止說呢，還要做大呼小叫，或是吹喇叭的聲呢音。我們且看安徒生的童話罷：『一個兵沿着大路走來——左，右！左，右！』
『門上雕刻着的吹號手吹，』大底答大拉！小孩來了！大底答大拉！』
『聽牛蒡葉上的鼓聲，父蝸牛說：倫騰騰！倫騰騰！』
他簡直把動作和聲音的模仿代替了描寫的位置。有時他一開篇就能吸引兒童注意，如雛菊的首句說：『現在你們聽講故事呀！』
有時他學着兒童有趣的簡單的語句：『於是兵把老巫的頭割去。她就躺在那里！』
用很簡單的幾句沒有什麼同情的話來寫殺人的事，在小孩看來是不覺得殘忍，反要以爲很有趣的。有時他又有感情的話，例如：『太陽照在苧蔴上，雨脚雲潤濕他，正好比小』

孩洗過臉後母親給他親個嘴；他們變得更加美麗了——苧蔴便就是這樣。」勃蘭特對於這段文字，曾經說道，「講這一節時，應該停一下，照書本上所說，親一親小孩的嘴，這是任誰一個母親都願意做的事；而且似乎是必然的事，在書中，彷彿真的接過吻了呢！」他的情感和兒童極為相近，完全進入兒童所能領悟的區域，和兒童一般的默想，和兒童一般的幻想；因之，像下面的話，自然而然地從他的筆尖流瀉出來：『你們在鄉間所能尋到最大的綠葉，要算得着是牛蒡的葉子了，假使有一個小女孩拿一張來圍在她的大衫下面，她竟可以當圍裙用，又假使她把牠頂在頭上，差不多可以像雨傘這樣地避雨——所以這些葉子是極大極大

的。』這種句子是小孩子，每一個小孩子所能懂得的。

第九章 童話的藝術

要想知道安徒生童話的藝術，應該先知道他的讀者的幻想。

童話藝術的起點是由於兒童的遊戲性；與此相合的便是藝術家的遊戲性。他把玩具當作自然物的形狀，當作超自然的人，當作英雄。反之，他又把一切自然與超自然的東西——英雄，妖精，神仙——當作玩具。那就是說，用藝術方法，做藝術的結合，重新成了新東西。藝術家的胸和臆便是兒童的幻想，兒童以爲一切東

西都有靈魂，各賦與以人格；因此，一件家用木器，立刻和樹，花，貓，鳥一樣的有生命，一隻動物，立刻和泥人，照片，雲，日，風，四季一樣的無生命。那怕就是鵝的胸骨做成的假跳蛙，在兒童看來也是有生命的，能夠默想。這種詩的原形便是兒童的夢。兒童的幻境在夢中移動得最快，比把戲還變得快；因此，安徒生（如在小伊達的花，鎖眼阿來，小都克，接骨木聖母諸篇中）歡喜在夢中找尋安身之處，而不願到兵工廠去找；因此，當他忙於尋求兒童的夢幻時，常能得着機智的感興，例如，我們在第一
章中所舉鎖眼阿來的例子，當小赫爾馬在夢裏聽見他的字樣爲他斜得要倒的字嘆息的時候，他說：「喂，你們應該要這樣子站

穩才行，」字樣說，「要使勁往這邊偏過來！」「啊，我們也很想這樣作，」赫爾馬寫的字回答說，「但是我們作不到，我們實在太軟弱了。」「那麼你們一定要喫點藥才行，」鎖眼阿來說。

「啊，不，不，」他們大聲的喊，馬上一齊站起來，非常的整齊，叫人家看着才真有趣哩。『這便是小孩做夢的樣子，這便是詩人安徒生將小孩的夢描寫給我們的樣子。這首詩（指這篇童話）的靈魂不是夢也不是遊戲；這是兒童般的才能，更不僅僅是兒童般的才能。不單是把一樣東西放在別的東西的地位，却是一種敏捷的才能，將幻影變成象徵，將夢境變成神話，並且通過藝術方法，將簡單的虛構的特性變成全生命的焦點。這樣的幻想並不能

透入事物的深奧處，祇是小玩意兒；牠觀察醜惡的方面，却不能觀察偉大的方面；牠能使人驚詫，然而不能深入人腦；牠能使人添上傷痕，然而並無多大危險；這樣的幻想好似蝴蝶在四處翩翾，停歇在不同的花上，又好似聰明的蜘蛛，從許多的起點織牠的網，把牠弄得很完美。牠所產生的並不是靈魂的照片，也不是直接人生的代表；而是以藝術完成的。如世人所不喜的阿梅格步行記一類東西。

再者，安徒生的童話藝術，除了兒童化的文體，兒童化的幻想之外，更可以見到牠們的技巧和機智的地方；有時候他把許多無生命的東西穿插在和人類直接的關係中，那些粗淺的見識所看

得到的背謬，一經他把全體的人物納入同一的生活狀況之下，便會很巧捷地爲他所朦蔽過。例如在跳者這個故事中，他說，有一個蚤虱，一隻蚱蜢和一隻跳蛙，有一次要比賽誰跳得高，牠們邀請了全世界喜歡看的人，都來參預這個盛會。國王允許牠們誰跳得最高，就將他的女兒給牠，因爲很喫力的跳而沒有獎賞，是極乏味的。蚤虱和蚱蜢依次出來，開口介紹自己；跳蛙最後也跑出來，但牠一聲也不響。蚤跳得很高，誰也看不見牠到底跳到哪里去了，因此大家算牠一點也沒有跳；蚱蜢跳到國王的面龐邊，人家算牠是失禮；跳蛙養了一回神，高高地一跳，跳在公主的衣兜裏，於是國王說，『沒有東西高過我的女兒；所以他能夠跳到她

身上，顯然是跳得最高了；但這樁事，必定要一個有見識的人才能做到，跳蛙已顯出他是有見識。他是勇敢而智慧。『所以，』那個故事就宣告道，『他贏得這個公主。』一隻跳蛙會娶一個公主，這種顯明的妄誕，恐怕第一會引起公正的讀者的疑惑，而起不快之感；但是在這個故事中，牠的妄誕，已爲許多有趣味的穿插所朦蔽了；這種穿插便是故事中各個人物的特性，如：三個跳手以及老國王，家犬等等，所以我們讀完了這個故事後的最後的印象，祇是一切人物的和諧；國王，公主等人類，與蚤虱，蛙蟻，跳蛙和家犬等動物，我們竟不容易把他們分別出誰是人誰是動物。因此之故，跳蛙和公主的結婚，倒似乎是一件當然的事情。

了。有時候他故意幻想出一種無生物所做不到事情，然而他總有一種似乎是極合理的說明來輕輕掩過，譬如在他的堅定的小錫兵裏，他說起有一個小錫兵從窗臺上被風吹下，女僕和小孩子都立刻跑出來尋覓牠，他們走近牠前面，都不知道。他說，『錫兵假使喊一聲『我在這裏！』他們便可以找着牠了，』這豈不是說小錫兵竟能開口向人類說話嗎？若是小錫兵真的喊了一聲『我在這裏！』而爲女僕和小孩子所聽見，果然免不了違反小錫兵原來所應具有的能力，然而使小錫兵明知開了口便能使人找着而不開口，這在情理上似乎也說不過去，但是安徒生會得幻想出牠爲什麼不開口的理由來，他說，『但是牠想着牠正穿着軍衣，是不應

該高聲叫喊的。」這麼一來，在讀他故事的人，便全然尋不出一點違反自然的破綻來了。我們從這種地方，便可以看出安徒生寫這個故事時候的審慎，和他藝術手腕的高妙。像上面這樣的例子，是非常之多，我們不勞遠引，即同篇中，「牠——小錫兵——差不多要流出錫淚來了，但軍人流淚是不正當的。」這一句，也是用同一的手段寫成。可見這種例子並不是偶然的。

安徒生童話的內容，有的是古代神話，如接骨木聖母，雪女王等；有的是民間故事，不過經了他的一番改編；有的是古時的諺語和寓言；有的是新約故事（蕎麥受天譴和無花菓樹一樣）；這些差不多都成了童話混在一起，就同旁貝壁畫一般；在壁畫上

有異樹奇花，鴿子孔雀，人形物狀，也是彼此交錯，混在一起的。這樣的形式在別人一定要遇之棘手，但在安徒生看來，却是非常自由，處之裕如。他孩子般的天才使他發出笑聲。凡在前人發見不出什麼詩意的地方，他偏會看出詩化的可能來。他以他的那種神妙的點金筆法，將普通忽視了的無意識的童話寫成很可寶貴的詩料。波資（Boog）將妖魅殺了，和公主結婚，從很古的亞利安人時代直至現在，小說中都引他為情人的代表；在安徒生的作品中，他便有百來種的變像，却並非祇具着從前故事中的那些簡單的特徵，而為近代的，有個性的，並且，顯然地具有一種不容混雜的特質。他的童話藝術便是率直純樸，這成了他自然的格

調，語態總是極和諧的，很少有過於緊張的時候。有時也不能盡給我們乳汁喫，祇有乳漿給我們，語態極「生的悶脫」，並且是不健全的甜蜜（如旅伴，拇指麗娜等），但這種情形在重述的民間故事中（如火絨匣，大小克勞斯等）是沒有的。重述的民間故事大都是純樸的快樂，天真的字句，粗略的敘述，把犯罪和殺人的事看得極尋常，沒有一點憐憫的同情和哀傷的語句，他的人物是異常剛勇的，在這裡顯示出安徒生藝術的特點。在另一類的童話裏面，作者之注意於情節，似乎還次於寓意作用，這可以說是安徒生首創的寫法。不過他的那種寓意的作用還是很費了一番工夫遮蓋起來了的，所以要有相當的體會力才能將牠察覺出來。在

這一方面，安徒生要算是完成了他的最高的工作，博得了他的不朽的名譽，有誰讀了他的那篇出衆的小故事醜小鴨能看出作者用意之所在，能不看出那是他在被天鵝認爲弟兄，舉翼和牠們一同飛去之前，對於那輕視他，阻遏他的庸俗的 *Philistine* 社會所要下的一種俏皮而最確切的報復手段呢？但是我們在小孩的時代讀這個故事，總是沒有想到牠的寓意上面去，因爲那裏面的母鷄和鵝鴨都是非常生動的具有個性，而裏面的情節又都與小孩的經驗相合。在幸運的套靴裏，也是一樣，包含許多有趣的事情，都是小孩子所能領略的；凡是不能在浮面之下求其深意的讀者，也都要被這些事情引起興趣的。這種幽默的諷刺，特別適於丹麥社

會，作者的外國讀者十之九是要將他的特點忽略掉的。不過作者對於談諧和熱情的表現，都是特別豐富，所以讀者都能以自己所能得到的自足，再不問究竟還有那些遺漏不會了解的地方。小女孩也屬於這類的故事，不過其中熱情充溢，和福溝的渦提孩特別相似罷了。

第十章 改編童話的實例

我們要想透澈的了解安徒生的藝術，須看他怎樣工作。我們看他工作的程序，便可以更深的明瞭他的藝術。最好是我們看他怎樣改編童話，因為他的藝術方法在改編童話上是顯示得很清楚的。我們不是把兩篇東西拿來比較一下，瞎捧一頓便算完事；我們要很詳細的敘述，仔細看看，那一處是他省略的，那一處是他擴大的，將他的作品的順序顯示於我們的眼底。有一天，安徒生翻着曼努爾 (Don Manuel) 的盧堪諾爾伯爵 (Count Lincanor) 聞

讀，覺得這篇古代西班牙的故事很是可愛，其中有的是本地的風光，有的是中世紀的香氣，他尤愛第七章，敘的是國王任用三個騙子的故事：

盧堪諾爾伯爵有一天和他的屬員派出尼渦談話。伯爵說：「有一個人到我這里來，說是有一件很重大的事來見我。他說那事於我極有利益。那事世界上無人知道，他要我保守秘密，如果一說出去，我便有性命之憂。我想誰的學問也逃不過你的手掌心，這事究竟於我有利呢，還是欺騙我呢，要請你替我決斷一下。」派出尼渦答道：「伯爵呵，我想你一定知道此事的真假的。請你聽我說一個國王僱用三個騙子的事。」伯爵忙

問此是何事。

這一段好像是個帽子，我們覺得實在無味得很，原文就壞在有了這一段，我們不要急於將我們的大道理說出來，一開端我們就該引人入勝，不應該如此平淡，這樣說故事祇是實驗的，却不是詩的；他祇圖發明自己隱藏着的哲理，却把讀者的興趣減去不少，這實在在用不着這樣死板板的敘述。康德說，近於藝術的自然是好自然，近於自然的藝術是好藝術。爲什麼呢？祇是尋求快樂而已。好，不管他，我們再讀下去：

派出尼渦說：『伯爵呵，有一次有一個王宮裏來了三個驢子要見國王，說他們是織布的上等技師，他們特別擅長的是會

織一種古怪衣服，凡不是私生子都能看見這衣服，是私生子却看不見這衣服。這件事使國王異常高興，因為他想有了這件衣服可以幫助他知道誰是私生子，誰不是私生子，因以解決許多事情，因為摩爾人的慣例私生子是不能有承繼權的。於是他便宣他們進宮來做工。

開始很有趣，全篇故事也很『幽默』的：但安徒生想，如果拿給丹麥人看，一定要改動一下，使其適合於北歐丹麥的兒童。再者，這故事中的國王不過像西洋象棋盤中的人物一樣。為什麼騙子要去騙他呢？他有什麼特性沒有呢？他歡喜不歡喜誇示呢？凡此他都沒有顯示於讀者眼前。把他算是一個蠢國王，或者要好些。他

總該有點個性，那怕是一個字，一句話。

『他們告訴國王，說是如果國王不相信，國王可以把他們鎖在王宮裏，直等衣服做成，試過一下，確有神奇的效力，再釋放他們，這話使國王異常高興！』他們於是接受金線銀線和絲線，開始工作的消息立刻傳播得很遠，由於他們對於花樣，顏色勇敢的指示，國王的使臣覆稱布織得極好，因此，國王就親自去看，他看不見一點東西，『嚇得面如死灰，因為他相信他不能算作他父親（老王）的親生子。』沒有法想，他祇好竭力的稱讚那織物，他的文武百官也如此的附和着說，直等到大節期的那一天他穿上看不見的衣服，騎馬遊行街市。『幸好這是夏

天，』不然他怕會要凍死了。沒有一個人看見這件衣服，但却沒有一個人敢說不會看見，因為一說出來他自己就成了不名譽的私生子，此生便算斷送了。『因此這個祕密仍不會揭破，沒有一個人敢明說的，後來還是一個國王的馬夫，因為他是黑奴，不在乎什麼的，便走到國王面前，』將騙子的陰謀揭破。

凡要你在忠心的朋友前守祕密的，
遇有相當的機會必定要欺騙你的。

這個潔白的小故事加上這樣一個教訓，非常可笑而且也無深意。安徒生便把教訓去掉，以他的瘦手拙筆，使這故事離開原來的中心，以戲劇般的活潑，用對話體來敘述。他那可讚美的故事

(即皇帝的新衣)形容一個誇大的皇帝道，人說皇帝應該在宮殿裏，『這位皇帝與衆不同，却在衣樹裏。』他的敘述我們很容易看得懂。人們不敢說破，不是因為怕做私生子，祇是怕做笨伯。這個故事是百世常新的。牠有莊嚴的一面，唯其是百世常新的，所以也有幽默的一面。『終於全城的百姓喊道：「他身上什麼也沒有！」那句話觸悟了皇帝，似乎他們的話是對的；但他的心裏想，「我一定要把城走完纔回去。」於是他把自己的身子舉高了一點，牽衣人也把那看不見的衣襠拉得更緊。』這便是安徒生使這故事成了「喜劇的」的地方。

但我們還能更進一步了解安徒生童話的藝術；他曾將一篇外

國的故事變成新形式；我們現在也可看看他怎樣改作。一千八百三十年安徒生出了一本詩集，其中有一篇名為死人——佛南民間故事，後來他又改為童話旅伴。原來的敘述莊嚴而且尊貴；開端如下：『離博根斯一里，在愛爾法伽附近的田野裏，種有一株枳樹，因為異常之大，就是在曾蘭特也望得見這個地方。』以下便是田野風物的描寫，幾疑出自名家手筆。『第一晚他睡在田裏的草堆上，他睡在那里好似波斯王子睡在他光輝的房裏一樣。』一個波斯王子！這種觀念是小孩們所沒有的。倘若我們這樣說：『第一晚他露宿在野外的稻草堆上，因為他沒有牀睡；但他却覺得很好很舒服，就連國王也不過如此。』這便容易明白了。『月亮

高懸天空，好似阿拉廷的燈，罩在半圓形的天花板下，繼續燃燒着火焰。『我們如改爲下面的語句又好懂了：『月亮像一盞大燈，高高的掛在藍天花板底下，不用憂慮帳幔着火的危險。』旅伴中木偶的喜劇一段也曾改過；我們知道這是國王王后的事就夠了：像那些原來的什麼阿修羅斯 (Ahasuerus)，伊司塞爾 (Esther)，莫得措 (Mordecai) 等，在兒童們看來，實在是太囁嚅了。如果我們要接觸生命，便不該這樣寫。』王后雙膝跪下，除去她自己美麗的冠冕，拿在手裏，喊道：『你把冠冕拿去好了，祇希望你(用愈病的香膏)擦我丈夫和他的朝臣的身體。』』這樣便是兒童們自己的話了。如果舉起例來，原文中可以舉出許多不合於兒童

的。『我們的旅行者知道這些賓客是住在心國的，心國的國王很精明，和寶石國王賽爾飛阿是近親，而賽爾飛阿又是卡羅戈西民間故事三石榴中的著名人物。』公主是桃欄度，寫約翰是『好像他最近讀過維特和西格華特 (Werther and Sigwart)，他祇有愛和死。』這實在和童話的體裁太不調和了。許多字都是兒童不會讀過的；話雖文雅，總嫌太抽象了。『約翰說話，但他不知道他自己說的是什麼，因為，很幸運的，公主賜給他一個微笑；他的嘴唇燃燒了，一陣電流流過他的周身；僕從們端來的茶菓也無心享用，他祇看見他夢中美麗的幻象。』讓我們再聽聽我們熟習的文體：『她把手伸出來給約翰握，顯得非常美麗可愛，約翰更

加愛她了。她怎會是人們所說的惡巫呢？他隨着她進了廳堂，小侍從奉上薑餅胡桃和糖菓；但老王很不快樂，他一樣不能喫，那薑餅胡桃，他連咬都咬不動。」

安徒生在少年時專心作詩，不曉得在他的敘述裏混合幽默和誠摯的情緒，每每總是分開的；很少能有生動的敘述。在約翰說過幾句話後，他要表示他的愛情，作者加上幾句話說：「呀，這件事有趣味得很！可憐的少年人，以前他很自然，很可愛；現在說話好像克勞難（Claren）的書一樣；但是，戀愛有什麼不能做呢？」這種無益的誇學的事，安徒生在作死人時依舊保存着；但五年後改編的方法便不做了；他的天才已經蛻了皮；他的勇敢增

加了；他敢說他自創的語句。

他的童話藝術是同兒童的心情和口語一致。因為他的童話是給兒童們看的，要想他們看得懂，他不得不用最簡單的字，最簡單的概念，免去一切抽象的事物，以直接敘述替代間接敘述。像這樣的尋求「簡潔」，他從那里找到詩的美，像這樣的得到「天真」，他找到孩子般的精神，這些都是真詩的要素；因為那種表達的形式是純樸的，通俗易曉，比艱深的實業，歷史，文學書更其是詩意的；起初安徒生不過是嘗試一下，後來他的藝術特點便更鮮明，都用直接敘述來替代間接敘述，用兒童的口語來寫兒童看得懂的話了。

附

錄

安徒生童話的來源和系統

——他自己的記載——

張友松譯

安徒生在他的集子第二十七卷裏，曾經發表過一篇雜記的文字，把他自己所作的故事的來源和系統略為說明了一下。一個作家對於他自己的著作的註釋，每每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所以特地將這篇文字譯了出來，以饗讀者。

一八二九年聖誕節，我發表了一個小集的詩歌，結尾是用散

文寫的一篇傳奇故事，鬼 (The Ghost)；這故事是我作小孩子的時候聽到的，後來經我述出來與繆瑟 (Museum) 的故事很有些相似。不過這篇東西起初很少人注意，直到幾年過後，重作了一下，題目改爲旅伴 (The Travelling Companion) 才得到讀者的歡迎。

安徒生 真正的傳奇的故事的色彩在哈資山中 (In the Harz Mountains, 1831) 這篇裏面才算第一次表現了出來。篇中述一個國王的傳故事，他說他準知道自己沒有聽到過一次誑話，因此他就說，無論是誰只要能向他說一次誑話，便可以得到他的公主和王國的一半。

『童話』(Wonder Stories Told for Children)的第一部是

八三五年出的，只有六十一頁的一小冊。那裏面包含火絨盒(The Tinder-Box)，小克勞與大克勞(Little Claus and Big Claus)，豌豆上的公主(The Princess on the Pea)，小伊達的花(Little Ida's Flowers)。

至於這些故事的風調，大家最好是去聽說故事的；所以這些故事都是拿來供口述的材料；牠們雖則是給小孩子說的，但是比他們年紀大的也還是可以聽。前三篇都是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從那些機織匠和採野麻的人口中聽到的。小伊達的花這一篇却不同了：我作這篇的動機，是因為聽見詩人諦勒(Thiele)在

187) 植物園裏給他的女兒講解各種的花；後來我作這篇故事，就把那

女孩子的話也保存了一些寫了出來。

一八三六年出了一個六十頁的第二部。裏面包含拇指麗娜 (Thumbling) 頑童 (The Naughty Boy) 和 旅伴。過了一年又出了第三部，裏面有 小女人魚 (The Little Sea-Maid) 和 皇帝的新衣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這時候又總集成了一個整冊，前面加了一個封面和目錄，我還作了幾句序言，說了說這些故事怎樣的顯得不很動人，並且關於我取材料的來源，略為加了一點說明。在這一集裏所述的我在小孩時期聽到的那些丹麥民間故事，有火絨盒，小克幣與大克勞，豌豆上的公主和旅伴這幾篇。頑童篇中的情節可以在安拿克倫 (Anagreen) 的詩裏找得出來。最後一

篇皇帝的新衣原是一個西班牙的故事；我們得有這篇裏那些有趣的概念，不得不感謝曼努爾公爵 (Prince Don Manuel, 1277-

1347)。其餘真是出於我自己的創作的，只有小伊達的花，拇指

麗娜，和小女人魚；所以這三篇應當算是我起頭的三篇創作的童

話。最後一篇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也就因為得到了這篇的

成功，立意以後還要自己創作；一八三八年便出了幸運的套鞋

(The Goloshes of Fortune) 這篇故事，比以前的都要長些。這一

年的聖誕節，又出了新的一集的頭一部；裏面有雛菊 (The Daisy)

和節義的錫兵 (The Constant Tin Soldier)，這兩篇都是我自己

的創作，此外還有天鵝 (The Wild Swans) 一篇，是取材於一個

丹麥民間故事的。第二部包含樂園，(The Garden of Paradise)，飛箱 (The Flying Trunk) 和鸛鳥 (The Storks) 這幾篇。我在小孩子的時候聽到的故事裏，有許多我常常想着還要長一點，上面這三篇裏的第一篇就是屬於這一類的：裏面那四面的風似覺還應該多給人家講些事情；極樂國的花園也還要表現得更明瞭些。這時候我就試了一試。飛箱的動機是從天方夜譚裏得來的。鸛鳥這篇是以一種民間的迷信和兒童對着鸛鳥唱的歌爲根據而作的。

一八四〇和一八四一這兩年，適在我到希臘和君士坦丁的遊歷之後，詩人的市場 (A Poet's Bazaar) 就在這時候出現：後來這裏有錢豬 (The money-pig) 友誼的詩人 (Friendship's Poet) 和荷馬

墓上的一朵玫瑰花 (A Rose from Homer's Grave) 這幾篇又被挑在德國出版的童話集裏，由彼得森君 (V. Pedersen) 畫了些插圖加進去。現在這些插圖在丹麥出版的集子裏也添上了。

『童話』的第三部是一八四二年出來的，裏面包含鎖眼阿來 (Ole Shuteye)，玫瑰花妖 (The Rose-elf)，牧豕奴 (The Swineherd) 和蕎麥 (The Buckwheat) 這幾篇。鎖眼阿來這一篇是述一個奇怪的老人，他一到小孩子的面前，便能使他們入睡；鎖眼阿來表現在這篇故事裏面的情形大致是這樣，後來我在一篇喜劇裏面，就請他親自上舞臺了；新近又有一位青年的雕刻師希爾白克用磁土把我們的小人物夢神作了一個像。玫瑰花妖中的概念是從一個意

大力的民歌得來的。牧豕奴一篇稍微有一點丹麥古時一個民間故事
的痕跡，不過這個故事若要照我在小孩子的時候所聽到的那
樣，便不能恰當的重述出來了。蕎麥是根據一個民間的信念而
作：一般人都相信雷電是能把蕎麥燒成黑色的。第二個整冊便是
以這一部結尾的，我把牠題謝了約翰，路易，海伯爾格。

安徒生傳

第一次的題謝我奉給了海伯爾格夫人，這不單是因爲她是當
時一個著名的大藝術家，還因爲我那些作品當時的人很少注意，
而她却是那少數的對於我那些作品表示愛好和謝意的人之一。她
和阿斯得君常是對於我那些故事裏的談諧的意味表示高興，這要
算是我第一次得到的得力的鼓勵了。

附

一八四二年我把接骨木老母 (The Elder Mother) 這篇故事投

登加亞 (Gaea)。這個故事的來源就是諦勒說的這幾句話：「接骨木樹裏面住着一個奇人，叫作接骨木老母，或是接骨木老婦。無論這棵樹受了什麼傷害，她都要報復的；據傳說從前有個人斫了一棵接骨木樹，只過了一會便突然死了。」在我這篇童話裏面，這個接骨木老母就是一個丹麥人相傳的所謂樹精，後來我在一篇喜劇裏請她上臺，也就是這樣的。就在同一年裏，我把鐘 (The

鐘

Bell) 這一篇故事投登了吉爾遜和加倫的月刊；這篇和後來差不多所有的故事一樣，同是我自己的創作。這些故事在我的腦子裏就像一粒種子一般，只要下一點雨，曬一點太陽光，再撒一點蘆

(143)

蕩酒，便放花了。在童話裏面所能表現的是些什麼，我從此越來越覺得明顯了。一年一年的我對於自己的力量和牠的範圍，越知道得清楚了。

安

我的故事得到了許多讀者，并不只是兒童，年紀大的也不

徒

少；所以在一八四五年新出了一集的時候，我只給牠取了一個較

生

簡的名目，叫作『新的童話』(New Wonder Stories)。這小小的

傳

一部裏面有天使(The Angel)夜鶯(The Nighingale)醜小鴨(The

Ugly Duckling)和一對情人(The Lovers)這幾篇；我將牠書謝了

詩人加爾·巴格爾(Carl Bagger)，這只是『對於他那些豐富的

詩歌作品使我感悟得來的新鮮思想和熱烈的情感的一種微薄的報

答」罷了。

附

錄

醜小鴨的頭一半是在一個夏天遊吉塞斐爾得 (Gisselfeldt) 的那幾日工夫裏作的，後來一直過了半年，才把後面一半寫好；而其餘的三篇却差不多一下子同時就作出來了。這一個集子出世後，我的名聲隨着就開始增高起來。當時有名的畫家高爾巴赫 (Kaulbach) 給天使畫了一張很好的像，後來各地的雕刻很多採用牠的。

(145)

一八四六年的夏天，我同着多爾華德遜 (Thorwaldson) 到尼蘇 (Nisbo) 作長期的遊歷，他拿了一對情人和醜小鴨讀着解悶，有一天他對我說，「喂，你再給我們作一篇有趣的新奇故事罷。」

你可以作一篇寫縫衣針的！』於是我便真個作了一篇縫針（The Darning-Needle）。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又作了祖母（The Grandmother）^註這一篇；當時有人說這篇東西有些像勒瑙（Lenau）的一首詩；我拿那詩來一讀，果然是這樣，因此我就在拿到彼得浮琉雜誌上初次發表的時候，把勒瑙那首短詩加在前面，作為我這個故事的篇頭語。這樣一來，人家都看出我知道其中有相似之點，但是他們恐怕不會相信我在看見那首詩之前，已經把故事寫就了。

後來出了第二集，裏面有杉樹（The Fir-tree）和雪女王（The Snow-Queen）這兩篇童話。我將牠書謝了一位作家古爾伯格教授

(Professor Guldberg)。杉樹這篇是有一天晚上我在皇家劇場觀登 徒子 (Don Juan) 這齣劇的時候得到了一種暗示，回家後當晚就寫了出來的。雪女王的第一章是在得列司敦 (Dresden) 附近的馬克森 (Maxen) 作的；其餘是在丹麥故土作的。

第三集卷頭有一句話，作為引言：『致亨利赫耳茲 (Henrik Herz)；敬謝那詩意濃厚的心靈和豐富的諧趣所給予我們的那些著作。』這裏面包含着小妖山 (Elfin Mound) 紅鞋 (The Red Shoes) · 跳蛙 (The Leap-frog) · 牧羊女與掃烟肉的人 (The Shepherdess and the Chimney-Sweep) 和哈爾加丹司克 (Holger Danske) 這幾篇，在我的一生的童話 (The Story of my Life) 裏，我說過

當我履行堅信禮的時候，我頭一次穿上了一雙新鞋，在教室的地板上走得嘎嘎發響，當時心頭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愉快，覺得教室裏那些人這下子可聽到我的鞋是新的了；但是我的虔敬心却因此擾亂了；我也覺到了這點，事後發生很劇烈的良心刺責，覺得當時不該把我的心一半放在我的鞋上，竟和對於可敬的上帝所用的心思一樣。這件事情的回憶觸發了我後來作紅鞋的動機，這篇故事在荷蘭和美國似乎得了最大的稱譽。跳蛙是一篇偶爾之作，當時有幾個小孩子要求我給他們說一個故事，我於是對他們述了這一篇。哈爾加丹司克是根據着一個丹麥的民間故事而作的，那故事很像佛列得里·巴伯羅沙的故事，他生在基佛合色山上，鬍鬚

牢牢的長在桌子上。

附

緣

(149)

第二總冊的頭一集在一八四七年出現，我將牠書謝了海伯爾格的母親，就是那位很具智能很有天才的吉侖堡夫人。這一集包含舊街燈 (The Old Street Lamp) 鄰家 (The Neighboring Family) 縫針，小都克 (Little Tuk) 和影 (The Shadow) 這幾篇。小都克這篇故事是在遊阿登堡 (Oldenburg) 的時候想出來的，我作小孩子的時候有一些回想也包含在內。影這一篇是在拿波里 (Naples) 過一個夏天的時候組織好的，不過回到柯本哈根的時候才把牠寫了出來。第二年又出了第二集，包含老屋 (The Old House) 一滴水 (The Drop of Water) 賣火柴的女兒 (The Little Match Girl) 快樂

的家庭 (The Happy Family) 一個母親的故事 (The Story of a Mother) 和苧麻 (The Flax) 這幾篇。這些童話裏，有些篇數的事情是取自我在年紀稍大的時候的。像這類的事情，在我的一生的童話裏也說到過幾件，都是在老屋這一篇裏的，就如說是有一次從阿登堡動身的時候，詩人毛森的小孩子把他的一個錫製的兵給了我，好使得我不致那麼了不得的孤寂這件事，就是一個例子。還有裏面說過一個小孩子，兩歲時一聽到音樂和唱歌，就非起來隨着跳舞不可，這就是指的作曲家哈得曼的小女兒瑪麗亞。她的哥哥和姊姊唱着一首聖歌走進屋子裏來的時候，他便開始跳舞；她對於音樂的知識使得她一點不亂脚步，歌唱繼續着的時候，她

也繼續着用兩足換着在地上跳舞，自自然然的完全按着歌唱的節奏。一滴水是爲阿司得作的。賣火柴的女兒是我有一次出國旅行，路上在格拉司丁堡停留了幾天的時候寫的：當時我接到福林克君一封信，要我照着他信內附來的三張畫片之一，替他的歷書裏作一篇故事。我所挑的一張是一個女孩子拿着許多火柴的畫片。佛寧島上的格羅拉甫這個地方，是我常去歇幾天夏的，當時那裏的花園有一塊地方長滿了牛蒡花，那是專爲那些大白螺而植的。牛蒡和白螺便給了我作快樂的家庭這篇的材料，後來我初次遊倫敦時，便把牠寫出來了。一個母親的故事這篇，並沒有特別的動機作出來的；當我在街上走的時候，偶爾發生了一陣思潮，

就像我寫的材料一樣的舒展開來。這篇故事的譯品給了牠的讀者不少的安慰。此外孛蕪一篇是在一八四九年作的，同年在我的祖國印行。

安徒生傳

一八五一年在歐洲旅行了一次之後出了在瑞典 (In Sweden) 這部作品。後來從這裏面挑出鳳凰鳥 (The Bird Phoenix) 祖母 (The Grandmother) 一個故事 (A Story) 和啞書 (The Dumb Book) 這幾篇，放在德國出版的插畫童話集裏。這便是這幾篇故事第一次有插畫的時候。從前已經有何瑟曼，波幾伯爵，里希得，和司伯克得這些人將我的幾篇童話在德國繪了插畫；最後這位畫家那些很美麗的圖畫，後來在英國出版的集子裏也用了。那一集的書

名是幸運的套鞋及其他故事 (The Galoshes of Fortune, and Other Tales)。在德國俾利瑟替我出版的洛耳克君 (Consul Lorek) 這時候便決定總集我所有的故事，出一個全集，加上插畫，并請我去找一個有名的丹麥畫家來擔任這件事，我便找了海軍少佐彼得森君。後來書商賴澤爾從洛耳克君那邊把電版買了一份過來，於是就在一八四九年用丹麥文印了我的童話全集，帶着一百二十五張插圖。

有了這部完美的全集，我的童話的收集便從此完結了；不過我對於這類作品的活動還不會中止，所以我不得不給我以後的作品取一個新的名目，結果取定了就叫作故事集 (Stories, 丹文 Hist-

origin)。在我們的語言裏，用這個名字來包括我的各種性質各種範圍裏的童話，我覺得是再好不過的了。一般人的談話裏稱我這種樸質的寫實文字的名字，也是和這一樣；在小孩子們和農夫和普通一般人的口中，我那許多大膽直描的童話和神話，以及其他

徒 安 生 傳

的寫實作品，通通是拿「故事」這個簡短的名目來稱呼的。

● 一八五二年，發表了一小部分，裏面包含有一年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Year）世上最可愛的玫瑰花（The Loveliest Rose in the World），寨堞上的一張圖畫。（A Picture from the Castle Ramparts），最後一日的幻像（A Vision of the Last Day），這是很實在的（It is Quite True），天鵝的巢（The Swan's Nest）和好脾氣

《Good Humor》這些篇。一八五三年第二部出來了，裏面有心裏的苦悶（Grief of Heart），樣樣都在恰當的地方（Everything in Its Right Place），雜貨店裏的小妖（The Nis at the Grocer's），一千年（In a Thousand Years），和楊柳樹下（Under the Willow-tree）這幾篇。詩人諦勒對我說，『作一篇故事寫一支在適當的地方吹出適當的調子的笛子罷。』在這句話裏已經具有一個完全的概念，那個故事也就由此作出來了。

第一版賣完了的時候，賴澤爾和德國利俾瑟的洛耳克君便商定共出一版更大的集子，也印上插圖，就像以前出的童話集一樣。彼得森君給這個集子繪插圖。一八五五年發行了帶圖的故事

集，在這裏面，除上面說過的各篇而外，另外還包括一篇新的，

還有在丹麥的歷書 (Danish People's Almanac) 上面印過的也包含

在集子裏面。這個故事便是有點兩樣 (There is a Difference) 。一

莢五顆豆 (Five out of One Shell) 。天空掉下來的一葉 (A Leaf

from the Sky) 老墓碑 (The Old Grave-Stone) 蠢漢傑克 (Jack the

Dullard) ，瓦爾道窗中外望 (From a Window in Vartou) 。伊布

與小克列司丁 (Ib and Little Christine) ，最後的一顆珍珠 (The

Last Pearl) ，不中用的東西 (Good-for-Nothing) ，「姑娘」們

(The maidens) ，大海的邊涯 (In the Uttermost Part of the Sea)

和錢豬 (The Money-Pig) 。

有點兩樣這篇童話是游蒲列司多附近的克列司丁隆時得的材料：那裏的城池上有一棵蘋果樹，正開着花，簡直就是春的寫照。那棵樹非常美麗，非常的香，以致我心裏老是忘不了，總覺辜負了牠，後來把牠寫入這篇故事裏面，這才滿意了。一莢五顆豆，是根於我作小孩子時在家裏的一件事，那時候我有一個小木盒，裏面盛着土，種了一棵小蒜和一粒豌豆，這便是我的美麗的花園。老墓碑這篇可說完全是一些回憶堆砌成功的；這個故事的地點是司文堡；篇中的主意便是在那裏初次得到的。寬街的柯林舊宅門外用作階級的一塊破墓碑常是攢進我的腦海裏來，上面還有那些半被磨去的刻字；在靠近的一間屋子裏，老布勒本講他的

妻子年青的時候的故事和他們的戀史，同時她的屍體躺在墓中；他講得很出神，以致現得又年青又愉快起來；作曲家哈德曼的老父，也在他的妻子死後正是這樣的坐着談話；所有這些回憶都在這篇故事裏寫了出來。這篇故事初次付印是用的德文，印在德國巴華利亞曆書裏，因為人家請我給牠作篇故事。蠢漢傑克是一篇丹麥民間故事，重新述了一遍：我已經說過，我後來作的故事多半是自己的創作，所以這一篇差不多很顯得單調了。不中用的東西只根據了我作小孩子時候母親對我說的幾句話。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孩子急忙往阿登斯河邊澆洗的所在跑，他的母親就在那裏站在水中洗汗衫，這時候我便聽見一個以爽直著名的寡婦從窗

中往外喊，罵那個小孩子，說，「你又去送白蘭地酒給你母親呀！這真是可恥啊！哼！不要讓我看着你也變成你母親這樣啊；她真是個不中用的東西。」我回到家裏，把我聽到的話都說出來。他們都說「是呀，那個洗衣的老婦實在是喝酒。她真是個不中用的東西；」這時只有母親幫着她說了幾句話。她說，「不要這樣刻薄的批評她罷，這個苦人整日工作勞動，站在冷水裏面，幾天沒有喫着一頓熱的飲食；她沒有什麼東西提一提精神怎麼行呢？這固然不是她應該喫的好東西，但是她也找不出更好的了；若說她作的事，也實在不少。她也很誠實，對於她的小孩子也照管得好，把他收拾得很精緻的。」我的母親這番慈祥的話，給了

我一個深深的印象，因為我也和其餘的人一樣，起初很看不起那個洗衣的婦人。後來過了幾年的功夫，又有一件小事情使得我想到一般人怎樣的容易刻薄人家，而和善的人却能對於同一件事看出純乎不同的一種情形；於是以前那會事又回到我的腦子裏來了，當我作不中用的東西這篇故事的時候，母親的話清清楚楚的記在我的心裏。

德國出的那一版賣完了的時候，又計畫出一版新的，從在瑞典和詩人的市場裏面收集了前面說過的許多故事；此外還加上了三篇，是從丹麥人的曆書裏挑出來的，——榮譽的荆棘路(The

Thorny Path of Honor)，猶太女郎(The Jewish Maiden，這篇裏

面又述了一個匈牙利的故事，和瓶嘴 (The Neck of a Bottle)，——都由彼得森君畫了插畫。他繪插畫的故事，最後一篇是賢人的石 (The Stone of the Wise Men)，這一集也就以這一篇爲完結了。不過這篇和瓶嘴也屬於後來出的分作八部的新的故事，(New Stories and Tales)。以後我就不再提彼得森繪插畫的集子了。

(161)

過了一年，出了八卷的新的故事；關於這幾篇和其餘散見各雜誌的那些故事，我還要稍加說明。第一部——或是照普通的名稱叫作第一集，——是在一八五七年聖誕節出的，現在已經出過四版了。這一集我書謝了馬克森的色爾勒夫人，裏面包含臘腸

的菜羹 (Soup Made of a Sausage-Stick) 瓶嘴，老鰥夫的睡帽 (The Old Bachelor's Nightcap)，一件東西 (Something) 老橡樹最後的一個夢 (The Old Oak-tree's Last Dream)，和齋詞書 (The Horn Book)，這些篇。

徒 安 生 傳

我們日常所知的寓言和成語，每每能作一個故事的引子。我有一次提到這層，便作了臘腸的菜羹這篇作個證明。我的朋友譚勒有一天和我開玩笑說，「你應該給我們作一篇瓶子的故事，從牠的一起頭說起，直到牠只剩下半作餵鳥的缸子用的時候，」於是我便作了瓶嘴這一篇。老鰥夫的睡帽這一篇只有兩個關鍵的地方，一個是他的名字的來源『泊伯司文』(Pebersvend)，一個

是關於聖衣利沙白的故事。一件東西這篇裏面述的有一件實地發生過的事情。我聽說在瑞典的西海岸有一個老婦人，燒了她的房子，警告在冰上行走的許多人，使他們知道春天的解凍開始了。老橡樹最後的一個夢和禱詞書一樣，都是偶爾想起作的。

一八五八年春天又出了一個第二集，我書謝了萊蘇夫人（母

家姓亞伯拉罕孫；這集包含沼澤王的女兒（The Marsh-King's Daughter）跑得最快的人（The Swiftest Runners），和鐘的空洞（The Bell's Hollow），這幾篇。第一篇是我費得工夫最多的那些作品之一；或許有些人會要發生興趣，去觀察牠的來源和怎樣作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就如從一個顯微鏡裏觀察別的東西一般。這個故

事的材料，也和我作別的童話一樣，是忽然得到的，正和我們有時聽到一個著名的調子一樣。我當時就把這個故事的全部對我一個朋友講了，隨即寫了出來，後來不久又重作了一遍；但是一直將牠寫過了三遍，我還是覺得不能滿意，認爲故事的全部還是有些地方沒有寫得清楚。於是又把我們本島上的幾個故事細心研究了一番，我對於這個故事所知的時代因此比以前早些了；這樣一來，離着實在的情形便更近了些。我又讀了幾種當時流行的非洲旅行記；於是腦子裏又得了許多熱帶茂盛的情況和那地方新奇的事物的概念，覺得非常有趣；於是我明白了這個地方，說起來也有所本了。此外還有幾種說鳥的飛行的文字，也很有用處，他

附

們給我許多新奇的概念，使我對於我的童話裏所說的那些鳥的活，能表出他們的特性來，——因此在一個很短的時期以內，這篇故事作了五六遍，直到後來自己也覺得沒有法子再把牠改好了。

鐘的空洞這篇之產生，是由於一般人對於阿登司河裏一個魚神的迷信，和亞爾奔教堂裏自己擺了出來的一個響鐘的故事湊合成功的。一八五九年春天出了第三集，我書謝了作曲家哈得滿教

授；這集裏包含大風所述大哀和他的女兒們的故事 (The Wind's Tale Concerning Waldemar Daee and His Daughters) · 踏在麵包上的女郎 (The Girl Who Trod upon Bread) · 巡夜老人 (Ole the

(165)

Watch Man)·安尼李司白(Anne Lisbeth)·小孩子的話(Children's Prattle)·和一串真珠(A String of Pearls)。我們可以在丹麥民間故事裏和歷史上關於斯澤爾斯加附近的波里貝古封地的記載中，找出關於大哀和他的女兒們的事蹟。我對於這篇東西的筆調上，很下了一番工夫，爲的是要使得文字得力，真能描繪出裏面那些拂拂狂吹的風的神情來，因爲我這個故事就是從風的口述出來的。

關於踏在麵包上的那個姑娘的故事，我早經聽到了，據傳說麵包經她一踏，立即變爲石頭，隨着她掉入池沼裏不見了。我想心理的救她起來，使她饑罪而得救；這篇故事的主旨也就在於

這點。在安尼李司白這篇裏，我要說明所有善的願望在人的心裏，無論直接間接，終究要發展出來的；這裏面母親的愛在恐怖戰慄之中表現出生氣和力量來。一串真珠描寫的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個過渡時期。我作小孩子的時候，從阿登斯到柯本哈根的航行，就是很順風，費五天的工夫也並不算希奇，現在却只要這些個鐘頭就夠了。

(167)

一八五九年聖誕節出了第四集，裏面包含筆和墨水臺 (Pen and Inkstand)，墳墓中的小兒 (The Child in the Grave)，農家的雞和風信雞 (The Farm-yard Cock and the Weather-cock) 可愛 (Charming) 和沙丘上的故事 (A Story from the Sand Hill)。凡

是聽過邁倫斯忒或勒阿那爾得 (Ernst or Leonard) 的，再看筆和墨水臺這篇故事，一定就會回想到那個奇特的胡琴的妙技。墳墓裏的小兒和一個母親的故事一樣，比我任何別的故事都給我更大的愉快，並且有許多悲苦的母親，因為看了這兩篇故事，便爲之精神一振，覺得前途有了希望。可愛這篇裏那個寡婦說的那些無意識的話，差不多都是老老實實搜集得來的。沙丘上的故事是到司卡根和曾蘭特西岸遊歷之後作的。我在這個地方發見一種特殊的自然風調和民衆生活，很可以作我所願意參合到作品裏去的那些思想的基礎，——那些思想久已縈繞在我的心頭，後來和阿蘭施拉吉談了一次話，便成了一種具體的概念。他的話在我的幼稚

的心田裏留了一個很深的印象；我當時只想着那些話，却并不會像現在這般明白的了解那些話是何等的真實。

有時候我們實在並沒有什麼懷疑的地方，只是想聽人家對於自己的信念表示相信，於是便來發出我們的疑問，這時候我們心中的情緒，自己誰不知道呢？我這次談話的情形便是如此，也可以說是更足證明我的信念之堅定。我們談的是靈魂不滅的問題，阿蘭施拉吉耳向我發問道，『你進知道這一生之後還有生命嗎？』我因為相信上帝之公道，堅決的給了他一個肯定的回答，但是不經心說了一句不很聰明的話，說是『我們人可以請求得到。』他聽了不以爲然，固執的說，『你敢於「要求」永久的生命，這不

安徒

傳

又是你的一種自傲心理嗎？你生在這個人世，上帝所給予你的還不算無限度嗎？我很明白他所賜福於我的是特別的完滿；我到死的時候閉上眼睛，便要很感激的祈禱并且祝福他；若是他再給我一個永久的生命，我便要當作一種新的無窮的恩惠把牠接收了。」

『你儘可以說這類的話，』我說，『上帝使你在人世得着這般的厚賜，這是我也承認的；但是世上完全被安排到另一種境地的人不也是很多的嗎？——生到世上來便是一個有病的身體，羸弱的心靈，長久的過愁苦窮困的日子，他們爲什麼要受這般苦痛，上帝爲甚麼分派得這樣苦樂不均呢？這簡直是一種錯誤，上

帝不會作出來的。』我這次所說的話便成功那篇沙丘上的故事的材料。這篇東西出來之後，有一個批評家說是裏面隱含着的懷疑的話，我未曾聽見人家說過，也不會自己說過；因此他說這篇故事裏總有點不實在。我記得似乎就是這一位或是和他同等的批評家，曾表示他的意見，說是誰若讀了我這篇裏描寫自然的文字，或是讀了我給丹麥人的曆書作的關於司卡根的記載，於是就到那個地方去旅行，希望着真能發見我所描寫的那樣一個有詩意的地方，結果一定要覺得自己受了騙的。不過我同時却得到一種安慰：參議院的參議卜林克·賽得倫君來訪我，他能評判出實在的好歹來，他自己也在他關於赫林教區的記載裏給司卡根作了一

個絕好的描寫，他以最熱烈的態度，對於我描寫那個地方的忠實和真切，表示感謝。我又接到司卡根一個教士的信，表示我所描寫的自然所給他的快感，尤其是因為寫得真切。他還說，「我們從此也相信，並且遇到外來的遊人走到教堂湮沒在沙裏面那個山堆的時候，便要告誦他們說，「約爾根便在這裏面。」」

徒 安 傳 生

當時那地方有一個青年的居民，很對我表示好意，領我去遊，他同我乘車到那邊的草原和司卡根舊址。我們在路上經過那僅留一個塔頂在地上的教堂，只能給航海的人作個陸標了。他不肯由那條難走的路上經過；我便走出了所乘的車，獨自前行，後來我便將在那裏所得的印象在我的故事裏描寫了出來。聽說我這

位嚮導，在他讀過沙丘上的故事之後，說我並不會十分走近那個教堂的旁邊；他親自給我駕車，所以他知道。人家以為我把自已沒有見到的東西寫了出來，或者覺得有趣，但是我自已便很覺得不高興了。後來有一天我在柯本哈根遇到那個人，我便問他是否還記得我們那一次同遊的事；他說，『不錯，我們是乘着車在教堂下邊往司卡根舊址走的。』

『是呀，你駕着車，』我回答說，『不過你一定還記得我走出了車子，往教堂的所在走了一趟罷；』我就告訴他，我爲了這件事，受了人家多少冤曲。

『啊，不錯！』他說，『你一定是到過那裏的，不過我竟忘

却了。』我於是又對他說起當時我再趕上車子，繼續乘車前行的地點那個沙坡。

「我只記得我沒有靠近那個塔走，」他說，「於是也就記作你也沒有到那塊地方去了。」

安徒生傳

我把這件小事說出來，只是爲了表明真象。也許我死了以後，幾時還會有親耳聽見我那個嚮導的話的人。始終要說我并不会親身到那個塔的所在，也并不會親眼看見那個地方。我對於那個地方附近的農人和漁夫，注意了許多特點，并且得到了許多很好的解釋，我後來都在別處寫出來了；不過關於得着那些材料一層，我曾得了人家一種勸告，就是我們要作記事，一定要從住在

當地的人那裏去調查各種事實；我也正是這樣作的。

沙丘上的故事得到了詩人巴魯丹米勒最熱誠的感謝，我很引為榮幸，所以特地在此提一下。

附

一八六一年春天出版了新的故事 (New Wonder Stories and

Tales) 的第二部，裏面包含同車的十二人 (Twelve by the Mail)。

甲殼蟲 (The Beetle)，好人做的總不錯 (What the Good-man Does

Is Sure to Be Right) 賢人的石 (The Stone of the Wise Men)。

雪人 (The Snow Man)，畜鵝場中 (In the Duck-yard) 和未來的藝

神 (The Muse of the Coming Age)。

(175) 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 在家常雜誌 (Household Words) 的

一期裏，曾搜集了許多亞刺伯的寓言和箴言；裏面有一句說，『皇帝的馬釘上了金蹄鐵的時候，甲殼蟲也把牠的腿伸出來了，』狄更司在一個小註裏說，『我介紹安徒生給這個作一篇故事罷。』這件事，我到是很願意作，只是沒有故事的題目。後來一直過了九年，我到巴士諾府裏去拜訪的時候，偶爾間又看見了狄更司的那幾句話，這才忽然的產生了甲殼蟲這一篇故事。好人做的總不錯這一篇是我小時候聽到的那許多丹麥民間故事之一，我拿來隨我自己的寫法寫出來的。

一年到頭，我可以說是時時在童話的領域裏向各方面尋求，因此每每有些概念或是情緒，將我引回到曾經寫過的東西上面

去，我就只得犧牲牠們，不然便要設法想出一種新的作法，才把牠們寫出來；所以賢人的石這一篇頗帶幾分東方的風味，並且含着很深刻的諷喻作用。有人批評過我，說我後來作的故事不該含一種哲學的作用，出了我自己的範圍，這類話尤其是指摘剛說過的這一篇，和同在這集裏那篇結構新奇的故事，未來的藝術。但是這類故事終究還是沒有出童話的範圍。據說有人認為這是我所有的作品裏面最不得力的一部分，不過這裏面却有兩篇東西，要算是我作得最好的故事，就是好人做的總不錯和雪人這兩篇。後一篇是在聖誕節作的，那時我正是在巴士諾那邊的時候；這篇故事很有些人覺得比我許多別的故事好，還有皇家劇場的演員曼濟

思用他那玲瓏的口才將牠背誦了出來，所得到的稱贊更是不少。近來又有人說是我的故事當然以起初作的那些爲最有價值，後來作的都不及以前的好。這其實只是偶然的事，不過也還是可以解釋的。當初讀我早年故事的人現在都長大了，他們在那個時期讀我的作品享受我的作品那種新鮮活潑的心靈，現在已經沒有了。或許另有人看見我的故事得到了這般的歡迎和稱贊，使得作者還在活着的時候，便得到了許多愉快，因此舊的故事搬了出來的時候，他們便都擱下不提，且把新的拿來指摘。其實有些人常是信口說話，究竟我的故事那一些是先頭作的，那一些是後期作的，他們并不會弄清楚。有好幾次我便聽見人家說，『不錯，我

喜歡你那些最早作出來的故事；』我再一問他，『你說的是指那些故事呢？』我所得到的答案便常是蝴蝶(The Butterfly)，這是很實在的，雪人等等，這都正是些屬於後期的作品，——有的簡直就恰恰是最後幾篇裏頭的！

若說是最後的一部分是比較不好的，——這話我現在是不相信的——那末，在一八六一年聖誕節以後作的，包含冰女郎，蝴蝶，神女像(Psyche)和蝸牛與玫瑰叢(The Snail and the Rose-tree)這一期的故事，却一定是最好的了。這些故事的集子我作了幾句詩書謝詩人畢倫孫(般生，Björnsterne Björnson)。

冰女郎是遊了瑞士好幾次之後在那邊作的，當時是從意大利

安徒生傳

回國經過瑞士，便留在那裏作較長久的遊歷。篇中關於鷹巢那一節，全是記載實地發生過事情，那是巴華利亞民衆詩人科貝爾對我述的。蝴蝶一篇也是在瑞士的時候，從門特利歐到希命途中作成的。神女像這篇是前幾個月作的，那時我還在羅馬。當時有一件一八三三年至三四年間我初次到羅馬發生的事情回到我的腦海裏來，於是便觸發了我作這篇故事的動機。有一個青年的道姑死了，要擡去埋，他們替她挖墳，在地裏發見一個很美麗的酒神的雕像。蝸牛與玫瑰叢是屬於比較成熟的童話這一期的。

這一集出了以後，隨着是很不幸的一個年頭，丹麥遭了戰禍，我們失去了斯列維克和亞爾司兩地，——誰還有心管別的事

呢？因此我有一年多沒有作一篇故事，直到一八六五年聖誕節才

又出了一集，我將牠書謝了歌劇作家，波爾朗維爾。這集包含摩

爾婦人說，燐火在城裏，(The Will-O'-the-Wisp Is in the Town,

Says the Moor-woman) 風車(The Windmill) 銀先令 (The Silver

Shilling) 波格命姆的僧正和他的親屬 (The Bishop of Borglum

and His Kindered) 育嬰室中 (In the Nursery) 金玉寶藏 (Gold Tre-

錄 assure) 和大風把招牌吹動 (The Storm Moves the Sign-board) 這幾

篇。關於燐火這個故事，是由於我在發生戰事那一年裏的心情而

產生的，——這要算是描寫時代產物之一。蘇羅和爾斯丁堡之

間，中途有個風車，我常走那邊過，牠似乎很想在童話裏佔到一

附

(181)

個地位，我終於替牠找到了。

徒 安 傳
銀先令是在勒格訶倫作的。我從西維達，越克希亞乘汽船到那裏；在船上時爲了要換點零錢，便換了一個『五佛郎』，換來的錢中便有一個『兩佛郎』是假幣。這塊錢沒有人肯用，我因爲受了騙，心裏氣不過，但是過了一會心中忽然得着一個童話的材料，於是又把這筆錢賺回來了。波格侖姆的僧正和他的親屬這篇是遊了波格侖寺院之後作的。這個著名的歷史故事，得自一個不開化的黑暗時代，是拿來和我們現在這個真正光明快樂的時代相對照的，那個黑暗時代還是有人稱牠爲一個美善的時代，說是很可安居的。金玉寶藏是在佛里吉森堡作的。那幽寂的樹林，百花

附

齊放的花園，和那堡塞裏輝煌的房屋，在我的腦海裏，自然將牠們自己排成一篇文章，就像在當時那快樂的時光裏的一朵花似的，放出美麗的花來。大風把招牌吹動這篇，和民歌之鳥 (The Bird of Popular Song) 一樣，都是聖誕節前後在柯本哈根作的。裏面那些團體慶樂會的記載都是我在阿登斯過小孩時期的回憶。

一八六六年聖誕節，出了新的故事的最後一集，我把牠書謝

錄

了畫家加爾卜羅赫；這集包含隱藏着并不就是忘了 (Kept Close Is

Not Forgotten)，挑夫的兒子 (The Porter's Son) 流光 (Flitting

Day) 欺夏花 (The Summer-gowk or Snowdrop) 姑母 (Aunt)

和癩蝦蟆 (The Toad) 這幾篇。在隱藏着并不就是忘了這篇裏我描

(183)

寫了三件事情。第一件的動機是讀了諦勒的民衆故事，那裏面的故事是說一個婦人被強盜捆在花園裏的一個狗窩裏；她是怎樣解脫的我也說了。第二件事是現時本地的事，那件事情發生的地點是和爾斯丁堡。第三件事也是屬於現今的，裏面有一個窮苦的女孩子在那裏哭泣。我所寫下來的都是我從那女孩子口中親耳聽到的。挑夫的兒子也有幾點是得自實際生活的。姑母裏的情節是我從幾個人觀察出來的，他們現在都死了。欺夏花一篇是我的朋友得魯森要求我作的；他對於丹麥的傳說和語言都非常熱烈的主張保存，因此有一天他對於近來有許多很好的古代遺留下來的名字隨便改變這件事，表示歎惜的意思。恰好有一個園丁在報上登了

廣告賣「欺冬花」，這個東西在早年我們都把牠叫作「欺夏花」，比較還要恰當一點，因為牠在夏天欺騙我們不開花的。得魯森便叫我作一篇故事，裏面還是用那個舊名字；這就是我作欺夏花的動機。癩蝦蟆是一八六六年夏天我遊色都巴爾時作的。那邊有很深井，當地的人用鑿器掉在轉輪上，從井中打水上來，再用水管引水灌園；我有一天看見一個很醜的大蝦蟆，從這樣的一個井裏跳出來。我走近去仔細察看他的時候，我便留意了他那副伶俐的眼睛，於是馬上就在心裏構成一篇文章，後來回到丹麥，便將牠寫了出來，加上了許多丹麥的風味和景色。還有老教堂的鐘

(The Old Church Bell) 一篇，是人家請我作來陪襯希勒爾的畫

and the Dame) 這篇是根據一個民衆的故事而作的，那裏面說的是一個小妖作弄一個鍊子鎖着的狗的事情。

我早年所作的故事共有六十九篇，都是在我的作品的集子十八，十九，二十這三卷裏發表的；後來作的六十二篇篇幅也差不多，就在現在這二十五，六，七三卷裏。所以我作的這些童話，通共有一百三十一篇了。

一八六八年，八月，在羅利夫得。

安徒生年譜

顧均正徐調孚

漢斯·克立斯坦·安徒生，丹麥人，是世界的最大的童話作家。他的先世是業農的，家本小康，至其祖父時，因家境中落，他的父母始由鄉間遷到奧頓瑟鎮。

他的祖父，因為家中屢遭變故，後來竟成瘋子。他常常作些木頭的傀儡來給小孩子玩。安徒生見他很害怕，所以他們不大講話。

他的祖母是一位嫺雅可愛的老婦人。她本來是富家出身，自從她的丈夫得了瘋狂症，她從不曾出過怨言。後來曾在奧頓瑟的瘋人院裏擔任園藝的職務。她很愛安徒生，每禮拜總從瘋人院裏帶出些花來給他玩；安徒生曾經說，「她拿她的全靈魂來愛我；」
「我是她的快樂，我是她的喜悅。」

他的父親從小就學做鞋匠，他爲人富感情，好幻想；他因爲家境的窘迫，所以沒有受過完全教育。然而他除了工作的時候外，總忘不掉看書。有一次，一個在初等學校裏讀書的少年，到他那里來定一雙鞋子，他想着了他自己的不幸，竟會潛然流下淚來。他對安徒生說，「這是我從前所應走的道路啊！」

他的母親是一位和善而憨直的婦人，她很不知世故，她小時的生活也不很舒適，她曾經被她的父母趕出去乞食，有一次她不能乞食了，就整天坐在一條橋上哭泣。關於她的性情，安徒生曾在他的長篇小說「即興詩人」和「祇是一個琴師」中說過。

一八〇五年

四月二日，安徒生誕生於丹麥佛南島的奧頓瑟鎮。

他的父親年二十二歲，母親比他大十四歲。

一八〇八年 三歲

當時丹麥正和拿破崙聯盟，與瑞典宣戰，佛南島上駐了一隊

西班牙兵。那些西班牙兵性情很好，待人也很和氣。有一個曾經把安徒生抱在懷中，並且拿一個銀像來給他玩，這使安徒生很快活。兵士抱着他跳着吻着，直至淌流下愉快的淚來。這時他年紀雖小，可是對於這一件事情，却牢牢地記着，在後他曾寫過一首小詩「兵士」，說起這一回事，這首詩後被譯爲德文，收在德國的「軍歌」集中。

一八一〇年 五歲

安徒生和他的父母到一個感化院裏去和一個親戚——做獄吏的——宴會。在他們喫的時候，有兩個犯人在桌傍侍候，害得安徒生很不舒服，他連好喫的東西也嚙不下了。後來他的

母親就先送他到牀上去睡覺。他到了牀上，心裏還很害怕，他蜷縮了身體，幻想着各種強盜的故事。他說，這一次的感觸，終身佔據在他的心裏。

安 一八一一年 六歲

這一年天上出現彗星，他的母親告訴他說，這大彗星一定要將地球毀滅，至少世界上將要發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了。他的父親雖則替他們詳細地解釋，但是他的祖母，他的母親，和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父親的話。他只是坐在他祖母的懷裏，睜視着這長尾巴的災星，希望他立刻掉下來，使審判末日的來臨。他的童話「彗星」，便是指這一件事實。

傳

生

徒

一八一二年 七歲

他的朋友，英國大小說家迭更斯生。

一八一六——一八年 十一歲至十三歲

附
縫

安徒生的父親是很崇拜拿破崙的，當丹麥和法國聯盟之後，他的父親也投入軍隊裏去當兵。不料未及開戰，和約已經締結好了；他的父親快快地回來，生了一場病，就在一八一六年上死了。

(193)

他在這時作了他最初的處女作「阿包爾和哀爾維拉」(“Abor and Elvira”)是將聖經問答這一類書中的對話來雜湊成功的。

他被母親送到工廠裏作工，但不久就因受不慣同伴的戲謔而告退出來。

他的母親再嫁了一個做工的少年，並且後來又遷居到孟克磨坊的附近。

他的母親送他到一個慈善學校裏去讀書，他在那里只學了些宗教，寫字和數學等功課。

一八一八年哥本哈根的皇家大戲院裏有一部分劇員到奧頓瑟來獻藝，安徒生見了，便決心要做一個伶人。

一八一九年 十四歲

九月，他在奧頓瑟的聖克納特教堂行了堅信禮之後，就別了

母親，獨自往哥本哈根去了。他到哥本哈根是在九月五日。他先去訪皇家大戲院裏的一位女跳舞家，要求學跳舞，被拒。

他去學木匠，又因同伴待他很粗暴，所以住不上幾天就退出來。

他後來去訪皇家音樂院監理薛波尼，薛波尼叫他寄宿在他家裏，學唱歌。

他認識了惠斯，柏該森等文人。

一八二〇年 十五歲

最初的悲劇阿夫索爾作成。

他在薛波尼家裏六個月之後，他的喉音變了聲，薛波尼說他學歌唱是無望了，於是他只好退了出來。幸虧有許多朋友照應他，送了他些津貼，他便自己租了一間小房子，從事自修。他的朋友，也時常去指導他。後來，他又承友人的介紹，在戲院裏飾些小角色。

他認識了詩人葛爾特保 (Guldberg) 和文人柯勞 (Kuhlan)。
他的祖父及祖母去世。

一八二一年 十六歲

他的聲音又有點轉機了。唱歌學校裏的唱歌教員聽得了，就招他去讀書。他在這幾年中已寫了許多的詩和戲劇，他的朋

友如哥爾般生 (C. Colbjørnsen) 等都很注意他的天才。

一八二二年 十七歲

附

在五月裏，他從唱歌學校的監理處接到一封辭退他的信。幸虧他的許多朋友像何爾夫，奧斯脫特等仍舊常常去接濟他，所以還不致十分狼狽。到後來，很僥倖，皇家大戲院的總理 柯林，哀憐了他，將他的天才，告訴了國王弗累特立克第六，於是他不久就被送到斯萊格爾斯的一個初等學校裏去免費讀書。

錄

(197)

他在未到學校之前，已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創作集，內中包含悲劇「阿夫索爾」和一個故事叫「柏爾納托克墓裏的魔鬼」。

一八二三年 十八歲

他在學校裏和校長梅斯林感情很壞。

他在放假期內，回奧頓瑟去一次。

他認識了茵格曼。

徒 一八二六——二七年 二十一歲至二十二歲

一八二六年，他跟了梅斯林轉到埃爾辛奴的一個學校裏去。

傳 他們在那裏，感情仍舊不能融洽。他在假期中曾回到哥本哈根去過。

他因為受不慣這種抑迫生活，要求柯林許他回哥本哈根去，卒得了允許，他在哥京，大半的時日是在何爾夫家裏。

一八二八年 二十三歲

他在埃爾辛奴所做的小詩「頻死的孩子」，在海伯爾的飛行郵報上發表了，他的署名是且，人家見了都以為這是海伯爾格的縮寫。

他初在繆拉家裏受私人教育，九月，又考入哥本哈根的大學校，校長是奧倫雪拉格。

一八二九年 二十四歲

從霍爾曼東端到阿梅格東端徒步旅行記自費出版，很受人稱讚。

幾個月後又發表談諧詩尼古拉司塔上的戀愛。聖誕節後出版

一本最初的詩集，末後附一篇最初用散文寫的童話，鬼；這篇童話當時很少人注意。（就是後來改作過的旅伴）。

一八三〇年 二十五歲

在夏天，開始出去旅行，但祇在佛南與曾特蘭之間。

一八三一年 二十六歲

春天，到德國去旅行；在柏林，由奧斯特脫的通信介紹，認

識了愷米蘇 (Chamisso)。

從德國回來，刊布了在哈資山中，這書裏表現出真正的童話色彩來。

出版第二集詩歌幻想和筆記，被亨利·赫爾支在他的從死人

那里來的信扎裏，不留餘地的譏評一番。

一八三二年 二十七歲

「丹麥詩人雜評」和詩集「一年的十二個月」出版。

附
一八三三年 二十八歲

從國王弗累特立克第六那里得到津貼，於四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動身出國去旅行。他先到德國，次到巴黎，遇見德國的大詩人海涅，和幾乎盲了的海爾伯。他離了法國，就到會拉山去，租一間小屋子住下。他在這時候開始寫一部劇詩阿格納德與人魚，在巴黎時寫了上半部，在會拉山中寫了下半部。這首詩取材於丹麥的民歌，但是作得不很好，所以後來出版

(201)

時有許多的知己朋友，都寫信去詰責他。

九月五日，他又出發到意大利去。

十月十八日，到羅馬，他在這裏認識了托味爾德生，又和他文字上的對敵赫爾支相要好了。

一八三四年 二十九歲

八月，回哥本哈根。

出版美麗的劇詩阿納德與人魚。

一八三五年 三十歲

他的最著名的長篇小說「即興詩人」出版。一時批評寂然，也沒人說好，更沒有人說不好。但是從銷行的速率上看來，這

冊書可信一定是受人歡迎的。最後，詩人倍格(Carl Bagger)在星期時報上稱贊了他。於是批評界對他，始換了一個方向了。

即興詩人出版不久，他童話集的第一部也出版了，爲六十一頁的一個小冊子，內含火絨盒，小克勞斯與大克勞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伊達的花四篇故事。但是在批評界却不甚注意到，並且竟有人叫他不要再浪費時間來作這些童話。

一八三六年 三十一歲

出版O.T.

又出版童話集的第二部，計六十頁，包含作品三篇。

一八三七年 三十二歲

出版祇是一個琴師。

出版童話集的第三部，內收作品兩篇。

這時候他又把三年來所出的三部，總集成了一整冊，前面加上一個封面和目錄，還有幾句序言。

一八三八年 三十三歲

初次到瑞典，並從政府裏得到一注年金。

出版幸運的套鞋，是比較長一些的童話。

聖誕節又出了童話續集的第一部，內有作品三篇。

一八三九年 三十四歲

童話續集的第二部出版，內含作品三篇。

發表歌劇司甫洛峨的神，這是他在戲劇方面第一次的成功。

一八四〇年 三十五歲

發表浪漫的戲劇雜種兒，很受一般人歡迎，却爲當時批評家所不取。

瑞典倫特地方的大學生，因爲要景仰這位雜種兒的作者，邀他去舉行一次公宴。

發表悲劇摩爾的幼女，更爲批評家和一般人所同棄。最著名的故事無畫畫帖出版。

認識林得女士。

海伯爾格在死後的靈魂裏把安徒生譏笑了一番，安徒生非常傷心，就於十月裏出發去旅行。經過德國，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地。

安徒生 一八四一年 三十六歲

回哥本哈根。

描寫這次旅行的印象的詩人的市場童話集出版。

安徒生 一八四二年 三十七歲

夏天，他替戲院裏寫了篇劇本在梨樹上的鳥。

十月，友人惠斯教授死。

出版童話續集的第三部，內含作品四篇。第二個整册告成。

一八四三年 三十八歲

旅行至巴黎，會見大仲馬，聶俄，巴爾扎克。

發表接骨木聖母和鐘兩篇童話於兩種雜誌上。

一八四四年 三十九歲

發表國王在做夢一篇劇本。

夏天，到德國，擬訪哥德，而哥德已先期亡故了。

錄

回國後，在福爾會見國王和王后，他們都很歡迎，邀他喫飯，叫他講故事。

一八四五年 四十歲

國王克立斯坦第八增加安氏的年金。

(207)

發表神話的喜劇命運之花和新產兒辰。

出版新的童話集，內含作品四篇。這一個集子出世後，安徒生的名聲隨着就開始增高起來了。

十月，離哥本哈根，赴德國。會見著名民間故事收集者格列姆弟兄。

時林得姑娘在德國獻藝，與安徒生相見甚得。

普魯士王請他到宮裏去講故事，並給與三等紅鷹勳章。

一八四六年 四十一歲

正月，在惠瑪爾，與林得及摩勒 (Chancellor von Müller)

同謁哥德，席勒之聖地，奧國的詩人羅來脫 (Roller) 曾作

詩贈之。

附

三月三十一日由意大利赴羅馬。後來又由凡爾納脫 (Vernet) 至瑞士，旋即返國。丹麥 王克立斯坦 鑄八給以十字勳章。
夏天，偕多爾華德 遜到尼蘇 作長期的遊歷。就在這個時候，他作縫針，祖母 兩篇童話。

錄

他的抒情樂劇小吉爾士敦 出版，當其去國時曾在哈德曼 的戲院裏開演，很受歡迎。

後又出版新的童話第二第三兩集。

作「我一生的故事」(Das Märchen Meines Lebens)

(209)

一八四七年 四十二歲

四月二日，誕生日，丹麥國王和王后都賜以文詞。

五月中旬，從哥本哈根出發，初赴荷蘭，後至英國，其在英國時，因丁馬萊霍惠特的譯本，而更其受人歡迎。又與林得女士相遇。會見迭更司及其夫人，當其離去時，迭更司會親自到埠頭上來送他。

作史詩阿修羅斯。

新的童話第二總冊的頭一集出版，內收作品五篇。

一八四八年 四十三歲

國王克立斯坦第八死，丹麥政象不靖，安徒生致書於英國的文學公報，爲丹麥人辯解。

發表樂劇柯莫河邊的婚禮。

一八四九年 四十四歲

發表神仙喜劇貴於珍珠和黃金及長篇小說兩個男爵夫人。

出版新的童話第二總冊的第二集，內含作品六篇。

丹麥書商賴澤爾從洛耳克（德人）君那邊把插圖的銅版買了

一份來，印行一部帶着一百二十五張插圖的童話全集。

錄 一八五〇年 四十五歲

一月二十日，奧倫雪拉格死。

作神仙喜劇鎖眼阿來。

(21i) 一八五一年 四十六歲

一月，友人奧斯得特及哈德曼夫人死。

從歐洲旅行了一次之後，出了在瑞典這部作品。

赴德國，會見國王馬克思。

發表喜劇海爾得摩爾。

神話喜劇接骨木聖母在開辛奴戲院裏開演。

十月，得「教授」銜。

一八五二年 四十七歲

更努力於童話創作，從此後所作，他另取一個新名，就叫做「故事」。本年發表了一小部分，共七篇。

七月，由瑞士返國。

一八五三年 四十八歲

二月，樂歌女人魚，在皇家大戲院中開演。

故事的第二部分又出來了，裏面共有五篇。

十月，開始作自傳，即將我一生的故事中之材料，加以擴充。

附

一八五四年 四十九歲

錄

春天，往維也納，威尼斯去，在維也納遇見林得及其丈夫與兒子。後又由意大利至德國，國王馬克思請他去宴會，又叫他講故事，待他非常優異。歸後，整理舊作，預備出版全集。

(213)

集。

一八五五年 五十歲

替開辛奴戲院譯 Mosenthal 的喜劇“Der Sonnenhof”改

名鄉村故事。

生日，發表其我的一生的童話上半部，並出版丹麥文的著作

全集。

訪茵格曼。

遊馬克生 (Maxen) 及瑞士。

一八五六年 五十一歲

夏天往馬克生。九月中返哥本哈根。

一八五七年 五十二歲

出版小說生歟死歟。

會見王后陶惠格。

迭更司遷居，邀安徒生到他的新屋裏去。於是他就出發，由荷蘭，法國往英國，在該得雪耳（Gadshill）的別墅中會見迭更司。別後至馬克生，又在惠瑪爾參觀哥德與席勒的雕像落成。後由漢堡返家。

附

聖誕日，出版新的故事的第一集，共六篇。

一八五八年 五十三歲

春天，出版新的故事第二集，共三篇。

在工程師協會裏宣讀童話。

(215)

女友亨利蒂死，安徒生作詩悼之。

一八五九年 五十四歲

春天，出版新的故事第三集，共六篇。

會見國王弗累特立克第七。

往北虎斯堡 (North Wosborg) 及斯加根 (Skagen) 等處。

增加年金。

聖誕節，出版新的故事第四集，共五篇。

一八六〇年 五十五歲

奧斯得特的雕像落成。

春天，又出發旅行至羅馬及德國。

詩人海伯爾格死。

一八六一年 五十六歲

春天，出版新的故事的第五集，共七篇。

四月與耶拿斯柯林（老柯林之子）結伴旅行，他們由日內瓦，

里昂至尼斯（Nice），又由尼斯，幾內亞而至羅馬，會見女詩人勃郎寧夫人。後又經弗羅楞斯，幾內亞，密倫（Milan）瑞

士而回國。

聖誕節，出版新的故事第六集，共四篇。

老柯林死。

一八六二年 五十七歲

茵格曼死。

得全集版稅三千元(丹幣)，與小友柯林同往西班牙。

一八六三年 五十八歲

由西班牙至巴黎。四月二日回家，作在西班牙。

國王弗累特立克第七崩。丹麥又發生戰事。

一八六四年 五十九歲

是年戰事不息，普魯士操勝利。安徒生作「誠歌」。

發表喜劇彼非凡人。

一八六五年 六十歲

旅行至瑞典，會見瑞典國王及王后。

聖誕節，出版新的故事第七集，內含七篇。

一八六六年 六十一歲

旅行至荷蘭，後抵巴黎，遇丹麥王子弗累特立克，在他的生日這一天，丹麥王子來訪他，其餘慶賀他的人也很多。四月十三，離巴黎至托爾斯(Tours)，次日即抵保特克斯(Bordeaux)。四月二十五日赴李司本(Lisbon)，旋即返國。

錄

聖誕節，出了新的故事的最後一集——第八集——共六篇。
一八六七年 六十二歲

巴黎開展覽會，他前去參觀，返時取道瑞士，係由友人之邀請。

(219)

是年九月一日又由德國至巴黎，但月終即返。

十二月六日，奧頓瑟爲安徒生舉行紀念會。

一八六八年 六十三歲

八月，作童話的來源和系統一文，截至此時止，他所作的童話，共有一百三十一篇。

安徒生 一八六九年 六十四歲

發表喜劇西班牙人在此的時候。

一八七二年 六十七歲

在茵斯布羅克臥病。

一八七五年 七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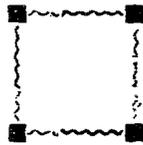
是年生日，舉行慶壽典禮，安徒生扶病出席。他的童話一個
母親的故事同時以十五國文字發表，以紀念這個壽辰。
八月四日上午十一時死。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安徒生傳



著者 顧均正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
望平街

345.6